

真正珍宝

第五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石灰美赫言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鲁斯特姆·法拉提
翻	译：	石灰 美赫言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唯有神能管住满德里	1
取悦至爱	6
如门框般	8
虚妄性：离婚原因	10
爱挖除山岳	11
阿瓦塔形体的力量	14
过沉默日	15
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	17
巴巴的神圣光辉	19
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	20
巴巴所为皆仁慈	22
完美舞蹈	23
毛拉·纳斯鲁丁	27
埃瑞奇作猜测	28
虚幻的恐惧	30
在奴役中主宰	31
沉浸于对他的忆念	33
巴巴的如山苦难	35
讲实际	37
领养：一种系缚	39
简单中见伟大	40
行动中的神性	42
缓慢死去	44
生存而非臣服	46
敢于交出一切	49
与真正至爱结婚	50
神爱与人爱	52
建立神圣确信	54
为取悦他付出额外努力	54
你走我来	55
给予一切	56
献上心灵	57

忆念治愈抑郁	58
拥护他	60
独身与婚姻	61
蔻诗德的直觉	63
蔻诗德见到她的主	64
纯爱的代价	65
听从父母.....	66
婴儿放屁.....	69
唯有神圣真理是绝对的	70
巴巴独自做工作	72
他是唯一做者	73
神圣完婚.....	76
把它留给神	77
灵性视角与世俗视角.....	78
学习狗的忠诚	79
伟大灵魂为何受苦	80
巴巴创造一切情形	81
穆罕默德的怪病	82
巴巴希望如此	85
赛义卜·阿斯米见到时代之主	87
没念记亦是念记	88
从虚妄走向真理	89
唯有巴巴吸引爱者	91
让水漫至鼻端	93

唯有神能管住满德里

拉斐尔·维拉法恩是一名长期巴巴爱者，每年都作为朝圣者来访，也深受满德里喜爱。埃瑞奇和蔻诗德经常讲述他怎样来到巴巴这里的故事。我请他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他给我寄了几个，我想要同读者分享。

我喜欢他的结论，尤其是他认识到满德里的伟大，在他们身边感受到这点。拉斐尔自述了如下故事：

“我想起第一天见到埃瑞奇的情形。被引见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坐在满德里大厅。我只记得我们大家安静下来后，他问道：‘谁有问题吗？拉斐尔，你有问题吗？’我回答：‘没有，埃瑞奇，没有问题。’但我的头脑开始运作：‘我读过书。我知道巴巴是谁。我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头脑继续想：‘我当下可能有的唯一问题是，我坐在世界另一端这个黄色小房间的地板上做什么？’当时我在想这个令我覺得有点奇怪的画面，但问题不在于所有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问题在于：‘为什么我，特别是我，拉斐尔·维拉法恩，当下坐在世界另一端的这个黄色房间里？’不知何故我想到了这些，但话一说出，埃瑞奇就非常清楚地答复：‘之所以你，特别是你，当下在这里，是因为美赫巴巴不希望你前一秒或后一秒在这里。’

“我惊呆了，一时语塞。埃瑞奇非常具体地解答了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想：‘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吗？’

“我以为每个人都看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直到环顾四周，看到埃瑞奇若无其事，像平时习惯那样，随意地对大家说话。没人看着我，大地并未震动。我立刻明白埃瑞奇不是普通人。

“我在埃瑞奇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身边经历了此事和其他事件之后，有一天我脱口说道：‘拜托，埃瑞奇，莫装作你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埃瑞奇答复：‘你认为我在演戏？我为什么要同你玩游戏？’埃瑞奇的话令人信服，我坐在那里呆若木桩，心服口服，无言以对。

“现在我心中毫无疑问，至爱巴巴和满德里当然不会把他们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又有何益？爱因斯坦会在幼儿班教授量子物理学吗？我们何其幸运，那些日子通过满德里的悉心照顾，栖身于巴巴的爱之怀抱。脑海浮现的画面是，一头母狮叼着初生幼崽，小心翼翼地不伤及它们——而幼崽们浑然不觉那足以致命的尖牙在把它们带往安全之地。我常常感到，如果埃瑞奇想要，瞥一眼就能毁了我。

“这些应巴巴的要求联系玛司特、高道、圣徒和至师的人是谁？把这批如此了不起的人召集到身边并博得如此忠诚、顺服与爱的祂是谁？我们听到‘美赫巴巴’这个名号，是多么幸运啊。”

拉斐尔的故事让我想起，有一次我问美赫文，是什么让他确信巴巴是神，他是在人生的什么时候产生这种确信的，当时美赫文说过类似的话。美赫文对我说：“在我小时候，全家就变卖了世间一切财产，来跟随巴巴生活。因为我尚年幼，获准和母亲一起居住山上。当时只有女满德里住在山上。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感悟到巴巴作为神的权威。随着对男满德里有了更深了解，我意识到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巨人，像狮子般勇猛。凡夫俗子会在他们面前颤抖。目睹这些猛狮在巴巴跟前表现得像羔羊一般，有时甚至哭得像婴儿，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场景，让我对巴巴的神性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神，还有谁能管住这样的猛狮，把他们驯服得像羔羊一般？没有凡人胆敢这样尝试。若有人敢这么做，这些威猛的巨人会赤手空拳撕碎他们。只有神能管住他们，因为他们是巴巴的人。”

拉斐尔分享的另一个故事，自述如下：

“在晚年，蔻诗德的视力开始衰退，直到后来几乎失明。原来她患了白内障，按医生说摘除白内障比较容易，因为这种手术在当时已经很完善，是常规手术。然而蔻诗德却说：‘这双眼睛见过美赫巴巴的肉身。让它保持原样吧。’和蔻诗德在一起，你不会感到她有一丝自怜或受苦感，因为她充满了欢乐和幽默。实际上，直到我从《真正珍宝》书中读了蔻诗德受苦的故事，才知道她身体上的痛苦。

“至爱巴巴的这句话，‘真正的东西是在沉默中给予和接受的’，在蔻诗德这样的人身上得到鲜活体现。看来她把一切如此全然默默地交给至爱的主，以至‘忘了’她的交出。苦乐一切都交给祂。

“人们走进蔻诗德的房间说‘捷巴巴’时，她会纠正他们说‘捷美赫巴巴！’”

拉斐尔的故事让我想起，蔻诗德是多么感激巴巴的神圣存在。我听大多数满德里说过，他们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常把他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忘了他是神。比如巴巴要求他们做某事，他们会试图劝阻他。巴巴随后会训斥提醒他们：“莫忘了我是神。”就连蔻诗德早年也曾这样看待巴巴，但在人生的晚年，她对巴巴神圣存在的感激之情达到极其强烈的程度，以至不愿摘除那凝视过美赫巴巴神圣形体的晶体。蔻诗德自述：“这些是见过上帝形体的晶体。没有人敢摘除它们。哪怕我失明也没关系，但我不愿摘除装着他形象的神圣晶体。”蔻诗德确实失明了。她是如此迷恋巴巴的神圣存在，一次曾向我透露了以下心声：

“你知道吗，在巴巴的家人当中我为什么最爱玛妮？不仅因为她对巴巴及其工作来说很特别，而且她待过巴巴曾待过九个月的同个神圣子宫。巴巴在希芮茵麦的子宫待了九个月，因此它成了神圣空间。玛妮在那个神圣空间生活了九个月，因为她是在巴巴之后出生的。另外当玛妮出生时，巴巴是第一个把她抱在怀里的人。”蔻诗德还告诉我，早年她怎样收集巴巴洗手用的肥皂水，把它喝掉。她也鼓励其他女满德里这么做，直到有一天巴巴逮住她们，叫她们停止这样做。蔻诗德不仅在巴巴做的每件事，而且在他触过的每样东西上，都时刻意识到巴巴的神圣存在。

蔻诗德百分之百地交托巴巴，在这方面真的很了不起，即使在痛苦中也显得高兴，从不抱怨痛苦。我知道其他满德里成员私下曾抱怨自身的痛苦，常祈求巴巴让其融入祂，但蔻诗德从未那样做。一次我碰巧问宝吉，若论毫无怨言地忍受身体病痛，完全交托并视作祂的意愿欣然接受，谁是最了不起的满德里。宝吉眼都不眨一下，马上答道：“蔻诗

德。她是唯一百分之百做到这点的人。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她。若论这点，她是最了不起的。”宝吉停一下，接着又说：“其他满德里成员在许多品质上比蔻诗德更了不起，但若论欣然接受痛苦方面，蔻诗德是最了不起的。”

我很高兴分享拉斐尔的另一枚触动我心灵的珍宝。他自述：

“我对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还有一段美好回忆。自由意志的主题常常被提出，人们难免会问：‘如果没有巴巴的意志连一片叶子都不能移动，那他为何要求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有自由意志吗，还是我们的每个行为都由神的意志所预先规定？’

“我记得，多年来该问题在不同时间都提出过，埃瑞奇会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个问题，也许是为了适合旁边的人，或适合某一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一时心血来潮，或遵从大师的某项要求，谁知道呢？但不管他如何回答，结果总有一种难以名状却非常自然的感觉，带来埃瑞奇谈及的一股芳香——一种永远宠爱我们的‘好’酒味道，以及一种从那以后力图取悦至爱巴巴的热情洋溢的新鲜感——如埃瑞奇所述，一种‘无论如何，要成为祂的’新决心。

“他通常通过讲故事或打比方回答问题，必然会使我们散乱的心专注起来，以接受答案。在最出人意料之际，他会道出点睛之语，让唇舌和头脑静默下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自然而然，却非常深刻。不过这一次，该问题提出后，他只停顿一下，似乎思索片刻，说道：‘我行使了自由意志成为祂的奴隶——作出决定后，对我而言就不存在自由意志问题了。我把如何选择行使自身的自由意志留给各位。’

“正如埃瑞奇提醒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一切事情感恩祂。大约两年前，我的一个亲密好友死于癌症，他生前和埃瑞奇也很亲近。可以说，此人的表现就像我们所期望的巴巴满德里那样。提到他的癌症时，他毫不在意，保持着往常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他是个非凡的人，依然为我所景仰，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他那样，因为他做到了把自己完全交到至爱巴巴手中。临终最后几日，他都在打趣说笑，不是来访者支持他，

反而是他用笑话和欢乐来安慰来访者。

“就在几年前，有一次这位朋友、我和另一个朋友在洛杉矶的一家熟食店，那天恰好是埃瑞奇的生日，于是大家决定打电话给埃瑞奇，祝他生日快乐，因为我们三人对埃瑞奇都怀有特殊感情。电话打到了美拉扎德——巴巴同满德里度过他晚年的地方，虽然我不记得具体的通话内容，却清楚地记得结束语。

“埃瑞奇说：‘史蒂夫。’史蒂夫说：‘嗯？’

“埃瑞奇又说：‘史蒂夫。’史蒂夫说：‘嗯？’

“埃瑞奇再次说：‘史蒂夫！’史蒂夫说：‘什么事？’

“停顿片刻，埃瑞奇说：‘忘掉我——记着祂。’

“通话结束了，我们默默相望。这就是埃瑞奇的方式；他会把你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引开，想方设法将其导向他的主。他的做法难以置信又非常自然。”

拉斐尔用自己的话对我分享了另一枚故事珍宝：

“有一次谈到神的慈悲话题时，有人问玛妮，世界上为何有这么多苦难。她答道：‘即使世界处于如此可怕的境地，我们仍拼尽全力紧紧抓着生命和财产。想象一下，倘若事情令人愉快称心如意，我们还怎么可能放手呢？’

“埃瑞奇有一次把巴巴比作外科医生。‘如果外科医生看到我们患的某种病只能通过手术治疗才能治愈，而没人喜欢动手术，那么他应该表示同情忽视此病，还是应该根除此病？’所以如果巴巴‘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如果我们所体验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空梦，他是来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以便不受时空限制、永恒地体验作为无限喜乐（能力、知识）的真我——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不得不经历大量痛苦，以便意识到导致我们痛苦的事物从未真正存在过（就像从噩梦中醒来），而我们的真性是无限喜乐的，我们实际上永恒体验着该状态——那么任何这些痛苦应当被视为残忍还是慈悲呢？埃瑞奇曾经说过，‘你必须小心对待痛苦。一旦了解其真性，就很容易上瘾。’起初我对这句话困惑不

解，不过根据上述玛妮和埃瑞奇的故事，我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

拉斐尔继续说：“巴巴的妹妹玛妮，有一次讲述了满德里跟随巴巴生活（在我们看来都是艰难不堪）的一些方面，之后告诉我们：‘但巴巴总是用他的爱支持我们。有了他的爱，哪怕最艰难的时刻不仅变得可以忍受，还会变得喜乐。你瞧，巴巴就像一位陶工——你们见过怎么制作陶壶吗？将泥土准备好，进行适当混合之后，陶工用手让陶土旋转，在陶壶成形过程中，一只手支撑内部，另一只手拍击外壁使之成形。巴巴对我们的爱，就像那只支撑着陶壶内部的手，而外面的手则是训练，将陶壶塑造成形。没有内部的手，陶壶就会坍塌，不是吗？没有外面的手，陶壶就不会成形——我们就像巴巴手中的陶壶——我们的任务是让巴巴按他的意愿塑造我们。’带着国家首脑般的权威，玛妮说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给我们的从不会超出我们能承受的。他会把你推到极限，但给你的从不会超出你能承受的。’”

取悦至爱

在信托办公室的例行茶歇期间，我们围坐在埃瑞奇身边时，他常有兴致开玩笑。通常我进去就座时，埃瑞奇会佯装没看见我。他对其他人评论道：“这一切麻烦都是鲁斯特姆·法拉提造成的。”迪瓦娜此时会提醒埃瑞奇说：“你想起了他，他在这儿呢。”我亦会参与其中说：“说魔鬼，魔鬼就到，正是本人。”埃瑞奇随后会对迪瓦娜说：“你觉得他听到我们刚才的非议了吗？”我对埃瑞奇表示：“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那人实在太可恶，我无法理解你为何那么爱他。”埃瑞奇显得好奇地问我：“你说的是哪一位？”我将计就计，对他说：“如此受你宠爱之人，你难道不知其名？”埃瑞奇面露惊讶，追问：“你说的到底是谁啊？”我随后答道：“那个被宠坏的臭小子，他叫鲁斯特姆·法拉提。”听到此言，众人大笑。很多时候，我在茶歇时刻进屋后，埃瑞奇若尚未全神贯注于交谈，便会找我的岔子，因为他知道我会说些风趣的话进行回击，为众人带来欢笑。

一次我们坐在他身边时，他开始找迪瓦娜的岔子。尽管是在跟她开玩笑，迪瓦娜却当真了。埃瑞奇很擅长这个游戏，以至往往很难分辨他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谁也猜不透其真实感受。这是因为他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作为巴巴的手势翻译者，他没有表达自身情绪的余地。当巴巴展现怒气，他必须表达之。巴巴的怒气转瞬即逝，之后会向对方倾注他的爱，埃瑞奇亦必须表达这种转变。总之，无论自身感受如何，埃瑞奇都必须强有力地表现巴巴的瞬息万变情绪。年复一年的磨练，使他在情感表现上掌控自如，没有其他满德里能与之媲美。确实，他在此方面堪称大师。

有一天，他在找迪瓦娜的岔子时，突然转过身说：“问鲁斯特姆吧，他都知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在场。”当埃瑞奇想要我跟他一起开某人玩笑时，会用这句话拉拢我。我通常根本不知他在说什么，但却会顺着他说：“对，我当然在场，都看到了。”这次也不例外。迪瓦娜快要哭了，问我：“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就对她说：“事情的经过就是埃瑞奇跟你说的那样，他讲得一点儿没错，没人能比他讲得更清楚。”迪瓦娜仍不明白埃瑞奇是在开玩笑，慌张之下，差点儿就哭了。

通常，埃瑞奇开一会儿玩笑之后，都会笑着声明那只是个玩笑。但这一次，他没那样做。我颇为同情迪瓦娜，就透露说埃瑞奇只是在开玩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哄堂大笑，只有埃瑞奇没笑。他沉默一会儿，等笑声平息后，他看着我，轻柔却严厉地说：“你为何这么做？你为何站在她那边，跟我对着干？”他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犯了大错。我对埃瑞奇说：“这只是玩笑，只是游戏而已。我不会站在任何人一边跟你对着干。她把玩笑当真了，我所做的就是告诉她真相，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整个情形是怎么回事。”埃瑞奇评论道：“就因为她快哭了，你便这么做。你试图取悦她，却没有想到我的愉悦。我享受这个游戏。你的焦点应当一直放在取悦我上。但你这么做是为了取悦她，却惹我不悦。你站在她那边跟我对着干。”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埃瑞奇道了歉。埃瑞奇其实是让我尝尝满德里在巴巴手下接受那种训练的滋味，那时一个人必须百分之百专注于取悦至爱而非他人。埃瑞奇随后柔声解释：“记住，即便在开玩笑时，也切莫站在任何人一边跟满德里对着干。你是为此而来的。把焦点放在他们的愉悦上。”正是埃瑞奇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决不会评判或质疑他们的行为，而是不假思索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即便有时在我看来命令显得不合逻辑。

如门框般

有个居民经常提起，他在美拉巴德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认可。他受到玛妮的训斥。她对该居民说：“看来你已经忘记：服务他的机会是赋予你的特权。当你被赋予特权时，应当心怀感恩之情。这是授予你的荣幸。当你开始用抱怨维护假我的权利，为你的服务谋求回报时，你就贬低了该服务的特权。若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配在这里。你觉得巴巴需要你的服务吗？他需要你的帮助来做他唤醒心灵的宇宙工作吗？不，他不需要。是你需要他的帮助。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要永远记住这点。

“你应该如门框般，起到支撑门的作用，却不引人注目。门框凸显门。它不会凸显自己。如果你希望为巴巴工作，就应该像门框那样。你的工作应该始终凸显巴巴的爱。它不应该凸显你的虚荣心和假我。应该凸显他。不在于你为他做多少事，或者你为他做什么事。重要的是你怎么做。通过思想、言语和行动，你应该凸显他的爱与真理讯息。要做到这点，你必须过一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工作，通过这种生活，是为了取悦你的至爱。这才是真正服务。

“要是你忽视至爱的愉悦而自行其是，那是哪门子的服务？你能称之为服务吗？我看到很多来为巴巴服务的年轻人那么做。他们没有谈他，反而开始说‘我’。我注意到，即使他们谈起巴巴，也主要在谈论他们自己。这些谈话反映出他们的虚荣心，其中凸显了他们自己，其

行为和工作亦是如此。他们对至爱的愉悦浑然不知，时常陷入争斗，破坏了巴巴工作中应该主导的和谐与爱。当你高调谈论自己为巴巴工作的年数，当你们开始为职务争斗，个个宣称自己在掌管，而忘记了巴巴才是掌管者，那么你是在服务你的自尊。你不是在服务他。服务他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人在工作时应该持续地觉知至爱想要什么、什么会取悦他，并为此努力。一个人只有时刻警惕自己的弱点，而不是注意别人的弱点予以指责，才能取得成功。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保持对它的觉知，为他工作的同时还要警惕你自己的局限和弱点。你应该这样为他工作。”

我想起保·纳图就这个话题说过类似的意思。他最喜欢的主题是：要时刻警觉我们在彼此交谈时所说的话。保会说：“语言对听者有着惊人的影响。你怀着爱说话，它会唤醒听者的爱。同理，当你冷漠或严厉地说话时，倾听者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这就是语言对他人的神奇影响，它会把你表达的那种情感反映回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非常节制地措辞，时刻警觉我们所说的话。

“智者通常是沉默的。他们说话时，惜言如金。真理总是言简意赅，触及心灵。哲学家高谈阔论，试图说服头脑，却无法触动听者的心灵。为了觉知你所说的话，谨记在话说出口之前，要让它通过三道门。如果细看‘说话’（TALK）这个词，你会发现三道门就蕴藏于词本身。

“第一道门是‘T’。弄清你所说的话，从巴巴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真理（Truth）。

“第二道门是‘A’。即使那是真理，要弄清是否绝对有必要说出（Absolutely necessary）。你说的话是支持人的，还是贬低人的？你的发言对当时的情况会有所帮助吗？如果你通过这个标准，那么语言就通过了第二道门。

“第三道门是‘LK’。在得出结论‘你要说的话是真理，而且绝对有必要说出’之后，那么你务必要看看，能不能怀着爱和仁慈（Love and Kindness）去做——你能否以一种维护和谐、促进更多爱而非破

坏它的方式说话。只有当你完全满意它符合标准，才把话说出。

“所以记住，这非常简单。‘T’代表真理。‘A’代表绝对有必要。‘LK’代表爱和仁慈。就这么简单。”保轻声笑了，补充道：“道理简单，却很难践行。”

虚妄性：离婚原因

我曾经问过埃瑞奇，他对巴巴社区中的离婚现象有何感受。我特别想知道，每次他得知一对结婚多年的巴巴爱者夫妇最终离婚的消息时，会有怎样的情绪。作为巴巴爱者，我们被期望将巴巴的爱与和谐讯息付诸实践，活出那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看到巴巴爱者夫妇最终以离婚告终，想必曾激起他的一些情绪。任何熟悉埃瑞奇的人都知道，要判断埃瑞奇的真实情绪是很难的，因为大多数时间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任何负面或正面消息都没有反应。我第一次向他提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有什么好想的？”我继续追问：“你肯定有些感受吧，或者至少刚开始看到这种情况时，你总会有所感慨吧？”

埃瑞奇叹了口气，缓慢地说：“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想知道怎么回事。刚开始的那种盲目炽热之爱去哪儿了？两人曾那么疯狂相爱。他们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为对方而死。他们听不进逻辑或理性。他们与世界抗争。最初的爱是如此疯狂。那么这一切消逝在何方？那种两人没有彼此就无法生活的热烈之爱，怎么会变成如此强烈的恨呢？为何恨意那么大，甚至他们无法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什么将那种爱变成如此的恨，以至两人甚至会相互厮杀？这都是因为摩耶。对自己身份的虚妄信念，使你自称：‘我与他人分离。’

“人们深陷于这种虚妄性，断言说‘我有自尊，或者我需要私人空间。’所有这些都是虚妄性。这都是幻相。除他之外，别无存在。实相中只有一体。神的一体乃是存在的一切。其他一切皆是想象。这都是幻相。幻相的本质就是欺骗你认假为真。就这样，幻相传播自身。陷入这种虚假性的灵魂无法体验一体实相。这就是为什么心与心之间会造成

障碍。如果不做出努力打破这些障碍，它们会变得更强大，最后切断两个灵魂的爱，仇恨最终取而代之。这就是没有做出努力将巴巴的言语付诸实践，未能活出那种自我泯灭和谦卑的生活并抓紧他的衣边（他言语中真理）的结果。

“然而，那些坚持美赫巴巴言语中的真理、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他们对彼此的爱不断增加。虚妄性的障碍只能通过坚持真理并且活出那样的生活来消融，最终这些障碍将变得微弱并彻底消失，届时两个灵魂只体验爱和一体感。巴巴说过，当婚姻达到这种深层之爱时，两个灵魂近乎实现了体验一体实相的目标。届时只需要完美大师赐予恩典轻轻一触，他们就得以成道。事情就是这样。”

爱挖除山岳

满德里有能力爱每一位来访者。他们有这种神奇的品质，下降到任何人的层次，如此全然和无条件地爱对方，以至许多人会说他们内心怎样感到充满了巴巴的爱。除了巴巴，只有满德里能做到这点。他们让每个朝圣者的心中感到好像平生第一次真爱满溢。许多巴巴爱者发现这种爱极为醉人，以至他们会如此计划去纳伽旅行，最终花最多的时间伴随满德里。其中一些爱者访问纳伽多年，但除了从满德里口中听到一些故事，他们并未读过关于巴巴的书，对他一生的工作亦了解不多。

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谈话时，常常习惯于跟朝圣者聊一聊。他会指着某本书，问朝圣者：“你读过那本书吗？”如果朝圣者说没有读过任何巴巴的书，埃瑞奇会温和地引导他，说道：“巴巴为了我们的利益，不厌其烦地授予这些讯息。他保持沉默，我是他手势的译者。巴巴通过手势让我们理解他说的话，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翻译的时候，我经常选错词，巴巴会指出我弄错了，这下我必须选正确的词，巴巴会不断地对我做手势，直到我说对了词。然后巴巴会停下，这表明我选了正确的词。

“你可知道巴巴授述每一句话要付出多少努力，尤其在他的身体

彻底垮掉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当你爱一个人，就会关心对方的福祉。这种爱会使你甘愿为了所爱者的舒适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福祉。这就是真爱，巴巴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他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而不遗余力。即使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他仍继续为我们工作，不断地把他的爱倾注给我们。这就是真爱，正是这种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爱者来到他这里。就像蜜蜂被花香吸引，爱者也被巴巴倾注给他们的爱所吸引。他们开始爱他倾注给他们的爱。

“通常当一个巴巴爱者说他爱巴巴时，意思是他喜爱或享受他从巴巴那里接受的爱。巴巴爱他，他享受那份爱。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爱的初始阶段，而一个真正的爱者现在会尝试以类似的方式爱巴巴。他爱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那份爱的时候了。我们怎么做呢？喏，巴巴亲自给我们指路了。他不仅就这个问题授予足够多的讯息，而且通过亲自过着那种生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向我们清楚地指明，我们必须甘愿为他的舒适和愉悦牺牲一切。只有你开始这么做时，才能说你开始爱巴巴了。”

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样做非常困难，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本人做不到爱他。我充其量只能努力服从他、遵从他的命令。所以即使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还是要求我们做出努力。他期望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会怎么做？你会试图把最好的给对方。你试图弄清楚对方的喜恶，为做到这点，你会设法越来越多地了解对方的个性。我们为何做这一切？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试图弄清楚什么能取悦对方。

“弄清楚之后，你会尽力取悦你所爱的人，以便让心爱的人快乐。我们就是这样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我们也应当为巴巴做同样的事。如果你真正爱神，如果你爱巴巴，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了解他。你必须设法弄清楚什么会取悦他，然后努力去做那些取悦他的事。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能通过履行他的希望来取悦他，至少不要令他不悦。是，他确实期望一个真正的爱者这么做。一个以他想要被爱的方式成功地爱

他的人，是罕见的灵魂，被称作真正的爱神者。这样的人是爱神者。其他人只是来接受神的爱。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要尽量多阅读巴巴的生平，弄清楚他的希望是什么，然后即使付出生命之代价，也要努力坚持该希望。要欣然为此牺牲一切。作出努力。如果你爱他，爱本身就会引导你，使你做到。它会指示你怎么做。”

埃瑞奇过去常常指着早年铺在满德里大厅地上的一块波斯地毯，上面描绘了法哈德对希琳的爱。“当他向国王提出想娶希琳时，国王指着一座大山说：‘如果你能独自一人挖掉那座山，我就把女儿嫁给你。’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爱，它的疯狂，它的力量，使法哈德完成了这项任务。是爱使之成为可能。地毯上有文字说明。这是波斯语，写着：‘不是法哈德——而是爱挖除了山岳。’”

埃瑞奇停下，让话中的要旨被充分领会，之后问朝圣者：“你们明白这番话的意义吗？我们称赞法哈德，但这不是法哈德做到的。是爱，它的力量，让法哈德挖了这座山。真的是爱挖除了山岳。这就是爱的力量。”

巴巴的至爱美媚，曾经就这个话题说过类似的意思。她说：“每个人在巴巴身边都感到全然地被爱。只有巴巴能做到这样。他能下降到每个人的层次，在那个层次爱人。他的爱完全是无条件的，让人感到全然满足。他给出他的爱，却不求任何回报。每个人都希望以某种方式被爱。巴巴会把特别的爱给予每个灵魂，无论孩子还是圣人。他真正爱他的每一个孩子，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特别。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纯洁。现在是我们回报他无条件倾注给我们的爱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必须通过取悦他，通过做那些会让他面露笑容、让他愉悦的事，来努力做到这点。记着他的爱，尝试以类似的方式爱他。尽量让你对他的爱纯洁无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取悦他。这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我们必须努力把给我们的无条件之爱中的至少一小部分——回报给他。”

阿瓦塔形体的力量

我想起一个显示了阿瓦塔临在力量的故事，愿与读者分享。拉瓦纳的妻子曼度陀哩，一再央求拉瓦纳归还悉姐——被劫持的主罗摩之妻。被悉姐的美貌所迷、想娶她的拉瓦纳，拒绝听任何人的话。悉姐同样坚决，一再警告拉瓦纳：由于劫持了她，他和他的整个王国都注定要灭亡，因为主罗摩肯定会摧毁他们。当主罗摩的军队越洋抵达拉瓦纳的王国时，曼度陀哩很担忧整个王国的安危。不过，目睹拉瓦纳因为无法满足对悉姐的欲望而受挫，有一天曼度陀哩建议他：“你拥有无人能及的强大神秘能力。你有能力变身，变成你选择的任何人的形体。所以，你何不变成主罗摩的形体，骗悉姐相信（伪装成主罗摩的）你是来救她的，她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时她将别无选择，只能嫁给你，作为王后之一跟你一起生活，因为主罗摩不会带她回去。”拉瓦纳气恼地对妻子说：“我想过那个计划，也试过，却不管用。”曼度陀哩惊讶地问拉瓦纳：“何故失败？”拉瓦纳答道：“我一变成主罗摩的形体，所有的欲望和淫念都消失了。我不再渴望任何东西。然而，我一旦重新变回我的形体，欲念和渴望就回来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被阿瓦塔的临在对一个人心中所谓“邪恶”倾向的影响力深深吸引。与其试图纠正我们的所谓“负面”思想，不如我们只要创造他的临在感——感受它在我们自己内里——那时负面思想或邪恶倾向就会消失。

怪不得巴巴再三说：“不断地忆念是救治一切疾病的良药。”不断地忆念使他临在于你每时每刻的行动中，控制你的负面倾向，帮助你迈向真理。这是所有满德里成员向伴随他们工作的居民努力灌输的重点。正如美赫文杰萨瓦拉说过的：“他的名乃是关键。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形或逆境，都要不断地持他的名。”

过沉默日

有很多巴巴爱者不清楚是否要在7月10日保持沉默。一些人认为可自主选择。另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仪式，妨碍他们用纯洁的心灵爱巴巴。还有些人，其工作要求他们说很多话，因而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巴巴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多年来，人们向埃瑞奇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埃瑞奇会耐心而坚定地表示：爱者应该在那一天保持沉默。

埃瑞奇会介绍一下简史：“早年有好几次，巴巴确实给他的世间爱者选项，可以禁食而非保持沉默。不过临近晚年，巴巴在给爱者的公告中强调，所有爱者都应当保持沉默。他取消了禁食选项。无论置身什么情况，爱者都应保持沉默。这是他的命令，许多爱者经常被置于接受考验的处境。那些真正的爱者经历了艰难，却没有违令。这是巴巴的一贯命令，直到他生命结束。如果有人不慎失口说话——不要紧，但在意识到自身失误后，就应该再度保持沉默，更加警觉。连我们有时也会失口——不小心呼叫某个佣人，或发出嘘声赶狗。你一意识到失口，就立刻停止。莫再说一个字。打手势，或写在便签本上，给对方看。所有自视为巴巴爱者的人都应该这样做。”

埃瑞奇的话非常明确，但我尚未意识到巴巴的命令也是给后代人的。我觉得这项命令只适用于他在肉身期间，只适用于那个时期的爱者。我的印象中，保持沉默只是为了宣传纪念那个日子——以示尊重。尽管这个错误印象长期留存心中，但我每年继续认真地过沉默日。这很容易，因为我在信托办公室生活。随着大家都保持沉默，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停止了。这本身就起到全天提醒的作用。如果你不慎失口，有人会把食指举到唇前，用这个轻柔的手势提醒你。

我的错误印象由于如下事件才被清除：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必须与一名来自德里的辩护律师会面议事。他只到孟买待一天，那天正巧是7月10日。当天一开始，我不知自己是否应该保持沉默——因为我所做的工作也很重要，化工厂在毁坏圣地

美拉扎德的空气。

不管怎样，我在沉默中开始这一天。我应该在中午同辩护律师会面，于是一早就启程赴约。我坐在巴士上，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保持沉默，巴巴的命令是否适用一切时代、真的适用于我们。我安静地祈祷巴巴指引我。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鲁斯特姆，你好吗，最近在做什么？”我看着那人，却没有认出他。他看到我的表情，问道：“你不认识我了？”我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他说：“我是沙里姆，你的校友啊——自从咱们上次见面，将近 25 年过去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自从到美拉巴德生活，我和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校友都失去了联系，而现在突如其来，竟遇到一个 25 年没见面的朋友。我把这误当作巴巴给的信号（因为我正为此祈祷），于是开始跟他交谈。后来，我会见了辩护律师，同他商议了官司。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面，我很高兴完成了工作。返回阿美纳伽后，我通报大家此行很成功。埃瑞奇听完这一切后，问我：“你保持沉默了吗？”我向埃瑞奇承认没有，并对他解释了原因。

埃瑞奇带着不赞成的神情说：“你这样做并不好。你本该保持沉默。”我坚持说：“我觉得巴巴给了我信号，表示我可以说话——此外，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纪念他的沉默——不是吗？”埃瑞奇非常温和地对我说：“这是巴巴给所有爱者的命令，至今同样适用。可以说，这是他留给后代人的少数命令之一。事实上，他给全世界爱者留下的命令很少——况且只要遵守一天。你的朋友出现在巴士上，是巴巴考验你服从他的决心的方式。一个人在服从中常受到考验——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保持沉默。”

埃瑞奇说这番话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懊悔。当我回复他时，难过的嗓音一定反映了那种心情：“真希望我早就知道：这是巴巴的命令，即使现在对我们也适用。我真蠢，竟然没问过你。我不知道自己为啥没想到最显然的一点，就是应该问你。”

埃瑞奇安慰我说：“不用担心，现在已结束了——但将来要更

加警觉。”

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

我经常注意到，多名巴巴爱者聚会分享巴巴的爱与临在时，最后往往会为故事的具体事实而争论。大多数时候，这些具体事实属于小错误，比如事件发生于1955年还是1958年，地点是阿格拉还是德拉敦。人们非但没有享受故事的精髓，反而陷入对细枝末节的争辩。多数人觉得，在讲述阿瓦塔生平的细节时，不允许有一星半点差错。这样的争辩干扰了爱的氛围和巴巴的临在——大家原本会聚一堂享受的东西。这样的时刻，我常想起埃瑞奇的话：“好辩的头脑干扰心灵的享受。要使头脑静下来。让心灵在听故事中享受他的在。”

埃瑞奇本人在讲故事时，也往往会在小细节上出错。若有人为了纠错而打断故事，他会表现出不悦。一次，有人纠正他时，埃瑞奇对此人说：“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或地点真的很重要吗？知道这些细枝末节，对你的心灵又有何影响？仅仅因为你记得精确的日期和地点，就能让你的心灵在他的临在中成长吗？不，不能。实际上，它只会增强头脑。头脑开始为自己能比别人更清楚地记得细节而感到骄傲。在这种心态下，一个人享受不到故事的精髓，反而使心灵干涸。”

埃瑞奇接着温和地对此人说：“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是这样的：除了他，我们什么都不会注意。处于此地还是彼地，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在那里是因为他。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他。无论他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他。他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旅行，我们与他同行。这件事上我们别无选择。巴巴为了他的工作奔波世界各地，作为他的奴隶，我们陪伴着他。

“所以是的，我们到处旅行，却什么都没注意。哪有时间看东西呢？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着他，照顾他的身体需要。没有时间做别的事。这就是我们伴随他的生活。我们夜以继日注意的就是他的面容和身体。对我们来说，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只有当你们朝圣者开始涌来并询问

他的生平时，我们才觉得需要费脑子记住这些细节。否则，（当他在肉身中时）我们哪有需要记住这些细节？所以，尽量享受故事的精髓，享受他的在，因为那才真正重要。故事让你想起他，而你越想念他，他的临在就越活跃于你的生命中。

“整天的不断想念会让你时刻感到他的在，而正是这种‘在’将引导你达到目标。尽量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增加你的想念。你可以为他唱歌、为他跳舞或为他工作。读书或听故事。这都没关系。无论你有什么天赋，都用来想念他。参加聚会享受他的在时，就应该这样做。”

我想起的另一件事，发生在保·纳图和埃瑞奇坐在满德里大厅对朝圣者讲话的时候。埃瑞奇在讲述1964年在古鲁帕萨德发生的一件事。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享受着埃瑞奇的故事所带来的巴巴临在。埃瑞奇不仅常年为巴巴翻译手势，还得表达出巴巴的情感。听埃瑞奇讲故事非常殊胜，你会感到仿佛自己当时和巴巴在一起。大家都沉浸在这种享受中。

茶歇时间到了，我们都坐在外面喝茶。一群朝圣者围着保·纳图，因为他趁茶歇时间在分享一些故事。保·纳图主要在讲述刚才埃瑞奇在大厅讲过的同一件事，因为当时他也在场。他又分享了从那以后的几件事，讲到年份时，他说是1965年。一名朝圣者就纠正保·纳图，说埃瑞奇讲过是1964年。保很温和地对那名朝圣者说：“埃瑞奇有时会说错日期，不过这不重要，所以我并未提出纠正。那样会破坏大家（包括我自己）的享受。”

“当埃瑞奇谈起巴巴时，他通过故事呈现了巴巴的仁爱与慈悲品质，会触动我的心灵。无论我听他讲同个故事多少遍，都会激起我内心的同样感受。那一刻，我只意识到巴巴的仁爱与慈悲，他一直将它倾注在我的一生中。”保接着轻声笑道：“我说这些事情时，人们以为我疯了，但我只能说他们是对的。阿瓦塔的亲身在场之强大，足以使任何人疯狂。对，当我感到那种临在时，就忘了一切，表现得像个疯子。”

保接着对朝圣者说：“了解具体事实是好的，你可在书中予以核实，找到准确的日期。当你和埃瑞奇在一起时，只管享受那种感觉。莫受任

何东西干扰。”

巴巴的神圣光辉

玛妮是巴巴的妹妹，长得很像巴巴。讲故事时，她不仅会模仿巴巴的手势，而且动作饱含深情，常让人觉得，那一刻就像巴巴亲自在场祝福我们。我清楚地记得，玛妮在讲述巴巴的古鲁帕萨德公众达善活动时的一个特别场景。她告诉我们，当巴巴祝福群众的时候，他的手势如海洋般。说完，玛妮起身站到巴巴的椅子旁，模仿巴巴怎样通过手势祝福每个人。那一刻，不仅我自己，而是我们全体在场者，都被玛妮外貌的转变和相像所震撼，我们每个人简直看到了巴巴在祝福大厅里的朝圣者。

玛妮会讲述这些达善活动，并且说：“在这种时刻，巴巴开启了他的神圣光辉。他容光焕发，把他的爱倾注给所有的朝圣者，使他们淹没于这种神圣光辉。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鲜有爱者知道，他在达善活动前的身体状况。那时他的健康多么虚乏脆弱。他由于宇宙工作而受苦了数月。他的身体出现奇怪的症状，没有任何医生或治疗能够帮助他。对伴随他生活的我们这些人来说，那是一段紧张的时光。我们感觉到他的痛苦，和他一起受苦。他的大苦大难是他宇宙工作的结果，让我们不堪忍受。我们感到彻底无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取消达善活动。巴巴本人也反复表示怀疑，他何以能主持达善活动。尽管如此，当我们建议爱者们不会介意他取消活动时，巴巴予以拒绝，表示一定要举办达善让爱者们如愿。

“活动开始前的几分钟，巴巴显得十分虚弱，不得不让人搀扶着来到台前，可他一走向平台，虚弱的样子就不翼而飞。我们前一刻看到的虚弱不堪都消失了。为了爱者的利益，巴巴突然开启了他的神性力量。他笑容满面，容光焕发，将他的神圣光辉照耀群众。他的步履变得轻快，一度苍白的脸颊绽放出红润的光彩。转变之彻底难以置信。

“那时，为了爱者的利益，神人扮演着神的角色。看到巴巴处于

那种状态，那种无法形容的状态，令人欣喜不已。真希望巴巴永远处于那样的状态，事实却非如此。达善活动一旦结束，我们自己伴随巴巴，就不得不面对神人的人性面。各种各样的病痛会重新出现，他又开始受苦。就好像水龙头被关闭，神性的流溢随即停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形，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被赋予亲密伴随他的特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持续多日的达善活动结束后，巴巴率满德里回到美拉扎德，继续他的生活和工作。日复一日，他的宇宙工作高强度地持续进行。达善不被允许。尽管如此，偶尔一些幸运的爱者被破例获得达善他的机会。

“有个曾游历四方的爱者求见巴巴，得到达善他的机会。会见后，巴巴问起他旅行的详细计划，这名爱者说他要 go 喜马拉雅山。巴巴问他为何想去喜马拉雅山。他回答说，喜马拉雅山宁静祥和，所以他想享受那种宁静。巴巴打手势说：‘很好。喜马拉雅山的确宁静祥和，但你认为你在那里会感受那份宁静吗？不可能，因为你会带着你的心。你将携带着自身的业相重担，它不会给你歇息的机会。你最终会因为在那里找不到宁静而感到幻灭失望。’”

玛妮停顿片刻，对众人说：“通过喜马拉雅山，你会摧毁心目中喜马拉雅山的宁静形象。你最好生活在世间，越来越爱巴巴。这样，即使你感到疲惫厌倦（主要是由于头脑及其想象），至少可以通过想象来享受喜马拉雅山的宁静。”

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

有一次我问宝吉，他在找到巴巴之前或伴随巴巴生活之后，是否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体验过对神的强烈渴望。宝吉对我说：“从来没有。我从未体验过这样的状态。”为了从他口中获取更多信息，我提醒他，青年时代他曾进行数日的严格禁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冥想神。他还试图放弃一切，去瑞希克什加入某个埃舍。

我问他：“如果这不是对神的渴望，那是什么呢？”宝吉对我说：

“那是情感热潮，或者你可称之为情感渴望。那只是短暂易逝的东西，并不是对神的真正渴望。”我进一步问他：“你找到巴巴后，在伴随他生活的任何阶段，有没有体验过任何渴望？”宝吉答道：“没有。伴随他的生活充满折磨和艰难。”

我只好又提醒他：“可是在巴巴的最后那段日子呢？巴巴在做高强度的内在工作，你是他的守夜人。他对你态度很不好，甚至不看你。连你走过去端给他一杯水时，他都会把脸转到反方向，不看你。这种情况持续多日，你感觉糟透了，渴望至爱的一瞥。巴巴对你的这种漠然，让你生发了对他的瞥视的深切渴望，以至你受不了那种漠然，想要自杀。如果那不是渴望，又是什么呢？”

宝吉表示惊讶，对我说：“你怎么记得这些的？”我对他说：“你对不同的人说过那么多次，而我一直在你身边。一件事再三复述，就会留在记忆中。”

宝吉停顿一会儿，神情渺远地说：“那是只有至爱能做的事。心灵因至爱的漠然所体验的痛苦，使爱者生发对神的强烈渴望。这才是真正渴望。那时候巴巴显得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是他的仁爱举动，因为通过这样做，他在爱者心中灌注了真正的东西，即对神的渴望。”我进而问宝吉：“这两种渴望——情感渴望与真正渴望之间有何区别？”

宝吉不假思索地答道：“情感渴望只是短暂易逝的东西，过段时间会逐渐消失。你不会在通向神的旅程中取得任何进步，因为情感渴望不会永久地改变你的心灵或意识。然而，真正渴望是永久的东西。除了至爱，爱者别无所求。他日夜想念着至爱，渴望祂，不断地承受着分离痛苦的煎熬。这带来心灵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帮助爱者在通向至爱上帝的旅程中快速进步。真正渴望乃是火焰，不断地焚烧着爱者，直到他融入至爱并体验真正结合。”

巴巴所为皆仁慈

玛妮对一群朝圣者说：“巴巴大慈大悲，照顾其爱者的各种需要。此次降临期间，巴巴简直宠惯他的爱者。加入巴巴群体后，有些爱者抱怨困难和烦扰，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他们只看见基于自身受限视野的片段景象。与往昔降临期间爱神者不得不经受的痛苦相比，你们会发现，此次降临期间巴巴让他的爱者甚为轻松容易。

“瞧美拉巴德山的坡度多么平缓，为了朝圣者的利益，他选择在此安置他的三摩地。你们试着拜访一些别的朝圣地，看看那些地方多么难以到达。去朝圣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体力；而这里，他让朝圣变得轻而易举。巴巴爱者可以徒步上下山，任意达善多次。哪怕体质最弱之人，借助一点帮助，每天至少可以拜谒一次三摩地。然而，巴巴爱者非但没有感激这点，反而抱怨。

“就连他选择早晨5点作为出生时间，都反映了他的慈悲。一些巴巴爱者会说：‘噢，巴巴为啥选择这么早的时间？我们得凌晨3点起床，为他的生日庆祝做准备。巴巴为啥不选择7点或9点作为出生时间呢？’可是让我们这样来看：他要是选择在凌晨1点或3点出生呢？是的，他要是那样做，你们就通宵得不到休息了。所以你看，该受责备的是你的心态，而不是巴巴。倘若有正确的态度，你会发现巴巴的所作所为皆慈悲。否则，你会把每件事视作烦扰。同样的事在一人看来是仁慈之举，但在另一人看来却是残酷的行为。因此，要通过时时记着上帝永远都是大慈大悲的，来培养正确的态度。”

玛妮就同个话题继续说：“即使对他的爱者，巴巴要求也不多。他不要求任何人改变生活方式、饮食模式或生活中享受的小事。他不要求爱者放弃这些。继续做这些事，但要学会在这么做的同时奉行他的希望。这就是他的要求。他要求爱者把自我交给他。只有他们这样做，才能藉由实现他的希望成功地取悦他。这样做的人最终变成尘土，成为他的。

“变成尘土具有至高的灵性意义。无论你践踏它还是将它抹在额

上，对尘土来说都没关系，因为它没有自我。尘土有这样的品质，不仅能承受各种气候条件，还能愉快地生存。不管处于沙漠、绿地还是雪山，尘土都随遇而安。可以说，尘土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大雪皑皑的山峰看似无比幸福，但若被置于沙漠中，将会怎么样？雪的骄傲会融化，很快消失。雪会在炎热沙漠中融化。林间绿树看似高大强健，若被置于沙漠或大雪中，将会怎么样？树会枯萎死掉。其强大力量一下子就被摧毁。所以你看，尘土是最强的，不会灭亡，永远活着。当淫、贪、恨、嗔、傲等低级品质被他的爱火摧毁时，你就变成尘土，永远活在他内里。”

完美舞蹈

我偶然读到一个故事，其中揭示了灵魂通向内在上帝之旅的本质。这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与我们作为居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有些相似。我想和读者分享。

“从前有个人擅长跳舞。他从未专业学过舞蹈，而是通过观察舞蹈学会一些动作。他参加了本地的赛事，在聚会上跳舞，为群众所欣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内心渴望在一位专业舞蹈家的门下接受训练，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尽管群众为他喝彩，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对跳舞一无所知。

“他听说了一位被认为世界上最佳的舞蹈家。他决定不管有多难，都要找到这位舞蹈家，在他的门下学习。这位舞蹈家以精挑细选学生而著称。如果有人想在他的门下学习，就要做好准备全身心投入，让舞蹈成为其生命。很少有人在他的训练下坚持到最后。

“许多获选者由于教师施予的严苛训练都中途放弃了。仅仅为了见他就是一道难关，考验人的耐心，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他会故意避而不见新学生，迫使其跑无数趟，考验其耐心。即使见面后，大师也会佯装忙碌，要求学生改日再来。短暂会面期间，大师会显得很忙碌，但实际上他在细心考察上门拜师者的反应。

“这样为难学生几个月后，如果大师觉得该学生尽管遭到为难却

不为所动，那时大师甚至不提任何问题，就会收下他。这个想学舞蹈的青年具备这些品质，大师考验过他之后，就收他为徒。让他觉得奇怪的是，大师曾屡次打发他走人，甚至拒绝对他说话，现在却没有要他展示舞蹈技巧就收下他。他将其归因于大师的怪癖，所有伟人都难免会有。只能容忍之。

“此人开始在舞蹈大师门下接受训练时，发现大师其实非常慈爱温柔。大师要他表演，他就展示了舞蹈技巧。大师鼓掌称赞该青年的能力，纠正他的几个动作，使他能够跳得更好。他对青年的所有动作都显得满意，不断地表扬他。大师给这名门生倾注的爱，使其全心臣服于大师。当大师看到门生现已准备好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时，真正的训练开始了。

“一天，门生结束表演后，大师似乎对他的每个动作都不满意。门徒不明白其犯了什么错，因为他今天的舞蹈动作并无二致。他觉得大师很可能心情欠佳，这会过去的。事实却不然，因为第二天大师还是挑门生的毛病，甚至比前一天批评得还要厉害。一天比一天糟，大师毫不留情地斥责他钟爱的门生。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门生对大师的无情批评深感苦恼。

“一天，他在大师面前流着泪说：‘如果我跳的动作都是错的，那么大师，您何不教我什么是正确动作呢？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想向您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大师微微一笑，带着慈悲的神情对门生说：‘要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你必须忘掉迄今学过的一切。你跳的不是舞蹈；是纯粹的垃圾。舞蹈无关乎身体动作。舞蹈乃是精神运动，让整个生命在其中流动。’

“门生领会了大师说的话，对他说：‘大师啊，请教诲我怎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大师看到门徒准备好了，就说：‘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因为你对舞蹈一无所知。这几个月，我一直通过斥责来磨炼你。我想要你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就无法进步，因为你的谬知成了获得真知的障碍。放弃你的谬误后，你现已准备好学习真

正的舞蹈之道。’

“大师然后开始训练。他让门生连续数小时保持某个姿势，直到臂足疼痛为止。大师会让门生数日、有时甚至数周保持同样的姿势，之后才教他一个新的舞蹈姿势。一开始门生发现这极其累人，因为不仅使他的身体肌肉劳累，而且开始感到精神疲劳。他还开始怀疑，这一切将如何帮助他学习舞蹈艺术。门生经常疑惑，大师何时才会教他真正的舞蹈动作。他继续耐心忍受着大师施予的艰苦体力训练，不是因为他喜欢这样，而是因为担心让大师不悦。他耐心忍受着这一切，纳闷这一切会引向何方，自身陷入的处境会不会有圆满的结局。他的训练和痛苦就这样持续了多年。

“这些年间，大师把所有主要的舞蹈姿势都教给了他。很多次，大师会让他的门生保持同样的姿势，不过手、足或颈部稍微有点变化。即使在执行大师的指示时，门生也一直有疑虑，这些姿势的变化何以帮助他提高舞蹈水平。他已经多年没有跳舞了。大师禁止他跳舞，称之为纯粹的垃圾。实际上他觉得，在这位大师的门下自己很可能丧失了舞蹈技巧。

“大师知道门生头脑中的疑虑，有一日对他说：‘今天我要表演一场舞蹈，有大批群众会来，你得跟我一起去。’门生很开心，因为这是他多年来第一回休假。他知道大师的舞蹈精美绝伦，很想观摩这场表演。演出快开始时，他和大师坐在后台。这应该是一场单人舞。

“帷幕拉开后，大师走上舞台，对众人宣布：今日他要向大家介绍他的一名得意门生，其舞蹈技巧鲜有人能及。听到大师宣布这一消息，门生颇为惊讶。他本以为是大师将要跳舞。他正纳闷该门生是何人，此时大师公布了他的名字，令他大吃一惊。大师随后走到后台，准备领门生上台。

“门生紧张地说：‘可是大师，我对舞蹈一无所知。您什么都没教我呢。’大师笑了，带着慈悲的神情对学生说：‘多年来我教你的舞姿，从一个姿势换到另一个姿势的稍作停顿，将会引发舞蹈序列。我知

道我在你身上造就了什么。现在我要向世人揭示这点。相信我，别担心。一切都会顺利的。’

“门生再一次信任大师，走上舞台。他按大师的指教完成动作，不时地疑惑群众会有怎样的反应。跳完舞，他向观众鞠躬时，惊讶地发现全场起立报以热烈掌声。他不禁热泪盈眶，懂得了大师严苛训练背后的原因。他终于开始学习真正的舞蹈艺术了。

“从那天起，他不仅恭顺地执行大师的指示，还享受之。他渴望向大师学习更多的东西。头脑中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培养出对大师的绝对信任。大师让他越来越多地公开演出，他逐渐名声远扬。学生享受了一段时间，但依然期望大师会用自身的舞蹈风格训练他，因为大师的舞蹈美妙绝伦，世间无人能及。

“一天，他向大师提出请求。大师微笑着对他说：‘我很欣慰知道你渴望学习更多。大多数门生因舞蹈技巧获得世俗名声之后，就放弃了学习。你没有陷入虚妄的世俗名声。我很高兴你通过了这场考验，但不知你有没有能力作出牺牲来学习登峰造极的舞蹈。’门生下定决心，对大师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不是为名声来这里。我想学习像您一样跳舞。为此我愿意做任何事。’

“大师很高兴看到学生做好了准备，对他说：‘为了像我一样跳舞，你必须放弃一切。甚至得放弃你的舞蹈知识。只有那样你才能像我一样跳舞。’学生对大师说的话十分不解。他困惑地问大师：‘我要是放弃舞蹈知识，怎么可能像您一样跳舞呢？我该怎么做？’大师说：‘你必须成为舞蹈。’停顿一会儿，大师重申：‘你不跳舞——而要成为舞蹈。你与舞蹈合一。’弟子显得苦恼，问大师：‘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那种境界？’

“大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弟子：‘当你在台上跳舞时，你的觉知在哪里？你在觉知为之表演的观众吗？你在觉知自己所跳的舞蹈序列吗？’弟子答道：“是的大师，为了观众赏舞，我全神贯注于重现平时排练的舞蹈序列上。’大师问：‘所以，你的觉知是放在舞蹈序列

中的后续动作和观众上？’弟子回答：‘是的，大师。’大师随后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在舞蹈中，没有与之融合。你没有处于当下。这是因为你不断地想着接下来的动作。’

“弟子认识到大师话中的真理。他认识到，自己的觉知没有处于当下的舞蹈中，而是在未来的下一刻。他对大师说：‘是，您说得对，但难道不是每个人表演时都这么做的吗？’大师答道：‘只有一般的舞者那么做。伟大的舞蹈家则安住于每一刻的舞蹈。除了安住于此刻的舞蹈，他们对一切事物浑然不觉。他们与舞蹈融为一体。这就是舞者和舞蹈合一的完美境界。’

“弟子领会了大师说的话，但对如何达到那种境界懵懂无知。他甚感苦恼，问：‘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师答道：‘外部的身体动作不可能把你带到那种境界。需要的不是身体努力。实际上，那是毫不费力的舞蹈方式。要生发与舞蹈合一的渴望。由于对臻至完美状态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那么突然间它就会发生。当你极其强烈地渴望某种东西，以至它成为心中仅存的唯一渴望时，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观众和你接下来的动作——浑然不觉。你那一刻的整个觉知全然安住于你渴望的对象亦即舞蹈中。此时你与舞蹈融为一体。’

“大师转向弟子说：‘所以，下次你走上舞台时，尽量成为舞蹈。不要关注接下来的动作，也不要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心感受着音乐，感受它的流动。让你的精神融入这个音乐，融入曲调，并且让你的生命随着音乐流动。让音乐及其节拍引导你。它会使你的整个生命随着其旋律而舞动。这就是音乐、舞者和舞蹈合一的时刻。此乃真正舞蹈的要旨。’”

毛拉·纳斯鲁丁

当两个巴巴爱者为某个问题争论时，埃瑞奇经常会说：这无非是两个人的骄傲在争论，是虚妄性在相互冲突，而实相中只有一体性。他的话令我想起一个毛拉·纳斯鲁丁的故事，我对埃瑞奇和另几位男满德

里讲过，他们很喜欢。

“碰巧有两个人，为某个问题发生了争论。二人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由于谁都不肯认输，他们决定去找公认的智者毛拉·纳斯鲁丁解决争端。毛拉先倾听一方的陈述。那人申辩结束后，毛拉说：‘你是对的。’他随后转向第二个人，要他陈述己见。第二个人为自己申辩后，毛拉对他说：‘你是对的。’听到毛拉判决的第三个人随即介入，对毛拉·纳斯鲁丁说：‘他们俩怎么可能都是对的呢？如果其中一人是正确的，那么另一人必定是错误的。’毛拉转向第三个人说：‘你也是对的。’”

我对埃瑞奇讲到这里时，他大笑起来。我接着再对他说：“当你说这是双方的骄傲在争论时，令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和毛拉·纳斯鲁丁的判决。可以说，我们都是对的或者我们都是错的。我们基本上都困陷于不同程度的虚妄性，对实相只有某种理性概念。谁都没有那个体验。只有专注于实相目标者，才会努力避免沉溺于或助长自身的虚妄性。这样的灵魂不会沉溺于淫、贪、嗔等低级品质，因为其认识到：任何这种沉溺都会耽误其朝着实相目标的进程。”我对埃瑞奇说完后，他评论道：“对，情况就是这样。一个人若想要神，就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绝不能自满。”

埃瑞奇作猜测

满德里在和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富有人情味，以至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灵性伟大。并非我们居民不知道这点。我们知道，但却没有随时随刻意识到。满德里的伟大被他们的人性所遮盖——常显得充满弱点。他们会显得软弱或充满畏惧，对某种情形感到忧虑。甚至让我们相信：有我们在其身边给了他们勇气。这就是他们的佯装。他们尽量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让我们感到被需要和被爱。我认识的一位满德里，似乎对发生的任何危机都会紧张。我通常会向他保证，只要适当地跟进政府机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他会显得甚为欣慰。不过有一次，信托面临相当严重的危机，连我自己都开始害怕后果。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办法。这位满德里表达了他的畏惧和忧虑，我自己也向他承认：

我对后果感到害怕。接下来的一刻，该满德里所谓的畏惧竟不翼而飞，他成了支撑我的坚强后盾，我顿时愣住，惊叹不已。

可以说，当满德里显露自身的伟大时，被我们感受到。很多次他们显露之，而后立刻对我们遮盖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认识对我而言成为持续的，我开始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能感知到。这期间，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迫使埃瑞奇来证实我内心的感受。埃瑞奇通常能走出任何死角，所以我耗费数日才设计出圈套——必须有相当的成功机会。

有一天茶歇时间，埃瑞奇身边的人不多，我带上一本《语录》去见他。我把书翻到其中一页，文中巴巴阐释了阿瓦塔的圈子，讲到 he 如何把一种特殊的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些业相被称作“未尼亚尼业相”。巴巴进一步提到，圈子成员在阿瓦塔规定的时间获得成道之前，一直被罩着未尼亚尼业相的面纱。他还声明，对于其中一些人，通过阿瓦塔获得证悟之后，他们的未尼亚尼业相变成瑜伽瑜伽业相——仅仅充当在地球上实现神圣计划的工具。

我读完后，问埃瑞奇，倘若他们是被未尼亚尼业相所遮盖的，可否说他们实际上就是罩着面纱的神？埃瑞奇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就是这样。”我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设下圈套：“所以，满德里成员实际上就是罩着面纱的神吧？”

埃瑞奇回应说：“巴巴讲的是圈子成员，而不是满德里。”我知道埃瑞奇会这样回答，因为他在很多其他场合都这么说过。我对他说：

“一百二十人加上两个附属成员，这是很大的数目，埃瑞奇。倘若这些日夜伴随他生活，忍受着羞辱、折磨和匮乏的日子并陪伴他奔波各地的人——倘若这些作为巴巴的工具、被他称为满德里的灵魂——他们不在圈子里，还有谁会在圈子里呢？生活在世间、对那种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爱者吗？假设爱者中有一些在圈子里，难道你不觉得：过去或当前的满德里中，至少有一些也可能是圈子成员？”

我知道埃瑞奇会如何回复，他果然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巴巴知道。”此言正中我下怀。我接下来的问题纯粹为了设计套住“滑

溜的”埃瑞奇。如果这招不管用，那就没辙了。我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放到他身边的桌上，说道：“总共一百二十二人。这是很大的数目，埃瑞奇。我明白你不知道，也明白你不清楚这些人是谁。我想让你做个智力猜测。我想知道，假如埃瑞奇·杰萨瓦拉不得不挑选圈子成员，他的选择会是怎样的。我想要的只是一项智力猜测。”

埃瑞奇大笑，摇摇头说：“鲁斯特姆多聪明。他的脑筋多敏锐，竟能想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断地催促埃瑞奇，说：“这是个真诚的疑问，埃瑞奇，我只是请你猜一下。即便你的猜测结果有误，我保证不会把你告上法庭。我向你保证。”

埃瑞奇又大笑，停顿良久，斟酌着该说什么，之后非常缓慢地说：“我觉得他的很多满德里成员都是圈子成员——尽管可能还有其他人。要我猜的话，我会说：他在肉身期间，所有伴随他生活并且服务他的人——那些从一开始就伴随他直到最后的人，应该是他的圈子成员。”

我进而问埃瑞奇：“当前的满德里成员中，你认为谁是他的圈子成员？”埃瑞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女满德里中谁可能是。伴随他经历一生的所有阶段（包括新生活）的四名女子，也就是美娒、玛妮、高荷和美茹。至于其他人我不清楚。”我进而催问埃瑞奇：“你能否猜一猜男子这边？”埃瑞奇回复：“现在该由你来猜了。”

多年后，当我回顾整件事时，意识到埃瑞奇故意让自己落入圈套，以便回应我心中的疑问。他本可以一开始就轻松地打发我说“我没时间听这些”，这是他在类似场合为避免回答争议性问题的常见做法。这就是满德里。他们会下降到任何层次以满足一颗饥渴的心。

虚幻的恐惧

对满德里大厅里的一群朝圣者谈话时，玛妮说道：“我小时候会玩吓唬自己的游戏。你们知道小孩子是如何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或幻想它们的？我会想象各种各样的可怕情景来吓唬自己。当我完全被吓坏了，就睁开眼睛，一睁眼便感到如释重负的欣喜。当想象和恐惧结束时，就

有满满的幸福感。

“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想象自己走在一堵高墙的顶上。尽管我闭着眼睛站立在平地，却假装自己走在狭窄的墙顶上，努力保持平衡以免自己跌落。我会观想自己失去平衡，倒向一边。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平衡，结果却又倒向另一边。你们肯定都见过，要在狭窄的墙顶上保持平衡多么难？我闭着眼，会想象这样的场景。当我觉得完全失衡即将跌落、恐惧达到顶峰之际，就会睁开眼。

“正是这种对恐惧的想象，使我一睁开眼就体验到喜悦。即使此刻，我们所有人也是如此。我们把这个虚幻的世界想象成真实的，所以在日常活动中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可怕情景。正是这种恐惧，阻碍着我们觉醒过来享受永恒喜乐的实相。

“被束缚于幻相，我们就受苦。唯一需要的是觉醒，被幻相束缚的全部恐惧便随之消失。届时，摆脱一切假想恐惧的灵魂，便确立于幻相皆不存在的真知，并享受永恒喜乐的状态。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要越来越爱巴巴，越来越想念他，因为他来这里是为了唤醒你们，帮助你们摆脱可怕的想象，并享受与他合一、永恒喜乐的真实状态。”

在奴役中主宰

“有人知道‘在奴役中主宰（Mastery In Servitude）’的意思吗？那是巴巴三摩地上方的标志。是巴巴亲自选定的座右铭。”

向朝圣者提出这个问题后，埃瑞奇默默地等着他们的回答。几个朝圣者发表看法，认为它与服务有关。埃瑞奇非常缓慢地说：“Servitude的实际意思是奴役。它与世人理解的传统服务理念无关。所以‘在奴役中主宰’的实际意思是，在成为奴隶的过程中实现主宰。你应该成为谁的奴隶呢？你应该成为大师的奴隶。一个完美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意愿。他完全按照大师的旨意和希望活着。除了绝对服从大师、履行其每一个希望和心血来潮，他的生活别无期待。可以说他完全臣服于大师。

“成为大师的奴隶，除了履行大师的希望，没有其他思想和欲望，

就是‘在奴役中主宰’的真义。一个人这样做时，大师就承担起臣服者的全部责任。大师照顾其奴隶的每个需要，从而解放之。就这样，在成为大师之奴隶的过程中，你开始体验真自由。一个完美的奴隶成为完美大师，也可以说，只有一位完美大师才能扮演完美奴隶的角色。这就是‘在奴役中主宰’座右铭的含义。

“这是你们走向三摩地时，会从远处最先注意到的标志。凡是想要跟随大师生活的人，想要服务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人，都应该牢记这句话。他们必须通过放弃骄、恨、嗔、淫、贪等低级品质，成为大师的奴隶。总之，他们应该准备过自我泯灭和蒙辱的生活。他们应该通过粉碎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努力地活出这点。当你们这样做时，可以说你们正在努力成为大师的奴隶——你们记着把巴巴的‘在奴役中主宰’座右铭付诸实践。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宝吉就这个主题说过的一句话：“自我泯灭是承载着至爱足印的尘土，爱者将其视为心中的无价珍宝。”

每次我步行上山到三摩地，眼睛会不经意地凝视三摩地上方的巴巴座右铭“在奴役中主宰”，并记起埃瑞奇的话。此格言现在对我有着催眠般的效力。它仿佛从三摩地顶上俯瞰着我，让我感到好像巴巴在问我：“你真想要神吗？你真想要体验真理吗？你真想要脱离幻相并融入我的实在之洋吗？若是这样，那就告诉我——你有胆量做我的奴隶吗？”

我每次看着巴巴的座右铭，这句话都会变得鲜活起来，一直激励着我鼓足勇气，以舍弃自身的虚妄并且渴望实相。当我跨过门槛进入三摩地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巴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铭文：“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这句话也有一种特殊效力，会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巴巴一遍遍地提醒我：“我是来唤醒的。我是唤醒者，但为此你必须成为我的奴隶。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我就会把你从梦中唤醒。这是在完全服从我的希望中的真正顶拜。凡是像奴隶般履行我的希望者，我唤醒之。”我离开三摩地后，这句话和巴巴给我的讯息，总是会提醒着我专注于实相。每当我在道上步履踉跄的时刻，这句话就像向导一般带我回到正轨。

我还想起，埃瑞奇怎样经常帮助我们理解巴巴的希望与巴巴的意志之区别。埃瑞奇会说：“一个人必须作出努力履行巴巴的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过自我泯灭和蒙辱的生活。他的希望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变成没有自身意愿的尘土。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胆量。

“那么，他的意志是什么？造物界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按照他的意志。一个人不需要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因为其意愿受制于羯磨律，也就是说‘你做的一切都将回到你身上——若不在今生，就在来生。’人人都受制于神圣意志。

“但神圣意志还繁衍幻相。为了让你们摆脱羯磨律，把你们从这个幻相梦中解放出来，从生死循环中解放出来，巴巴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的恩典是为了解放我们，使我们从幻相枷锁中解脱。那我们得怎么做，才能配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恩典呢？我们必须履行他的希望，成为他的奴隶。然后他把我们从这个梦中唤醒。”

沉浸于对他的忆念

晚餐时间是信托大院的全体居民聚在一起的时候。白天我们几乎不可能聚会，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职责，往往在各自的时间吃午饭。晚餐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分享我们的想法和心声。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院子小而温馨的空间带来的亲近感，住在那里的居民们总是相互支持。我们之间没有怨气，彼此真正心连心。

很可能满德里也就是宝吉的日常敲打，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我们心心相连，因为我们真的必须相互支持才能承受得住。回顾过去，我觉得宝吉通过不断地敲打我们的虚妄性，实际是在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心紧紧相连的原因。我们经常讨论自身伴随满德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其与满德里伴随巴巴的生活相比较。他们过的那种博大生活对我们来说乃是奇迹，我们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们尝一尝那种生活的滋味。我们尽力效法他们在巴巴身边的行为方式来生活，但在很多方面都失败

了。“最高目标以及我们自身的局限”常常是讨论的主题。

有一次晚餐时间，一位居民若有所思地问：“我想知道，现在美茹的女满德里伙伴都不在了，她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不假思索地说：

“多傻的问题。她当然会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想念她们了。”发表评论后，我反思了一会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着说：“对于她会有怎样的感受，也许你问得对。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灵魂。有可能她并不想念她们。她很可能全然沉浸于对巴巴的忆念，以至不会注意其他一切事物。若有机会，我会问问她，因为我也好奇。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到时候看情况。如果巴巴创造了机会，我会抓住的。”我答应这位居民，会与他分享美茹的答复。

巴巴保佑，机会出现了。一次我去美拉扎德时，正巧美茹独自一人坐在女宿舍的门廊上。她一看到我，就打招呼，叫我坐在她旁边。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趁机问她：“有个居民想知道，你会不会想念其他已经去世融入巴巴的女满德里。至少有时候，你肯定会感到失去了伙伴吧。”美茹率真地答复：“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大损失就是巴巴离开肉身。他的亲身在场充盈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直接的亲身联系——时复一时、日复一日的互动——那种丰富的感觉——当他离开肉身时，这一切都失去了。我尚未从那个损失中缓过神来。那个损失如此巨大，令所有其他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内心依然沉浸于那个损失。”我对她的回答感到惊奇，问道：“因为你的内心沉浸于美赫巴巴离开肉身的巨大损失，所以并没有感到失去其他人？是这样吗？”美茹停顿一下，想了一会儿，说：“偶尔我想到时，也怀念她们。”确实，巴巴给了她多么大的恩惠啊，使她的心如此悲痛。她由于悲痛而全然沉浸于对他的忆念，几乎没注意到别的事情。

我后来遇到那位居民，把整件事讲给他听。我说完后，他惊叹地评论：“哇！多么伟大的灵魂——无与伦比，高贵非凡。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

巴巴的如山苦难

前述事件让我想起如下故事。宝吉出版了他详述巴巴新生活的新书。巴巴不得不经受的艰难困苦被描写得如此生动，阅读期间我的心不由啜泣。我不仅哭泣了数日，还心情沉重地深思：“上帝离开其极乐状态，采用人身并且承受巨大苦难，来帮助像我这样的人们从幻相束缚中解脱。”每次我沉溺于淫、贪、嗔或骄，就加重了他的痛苦。我被欲望奴役乃是痛苦的原因，倘若我想要减轻他的痛苦，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活出自我泯灭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履行他的希望。

这些是我在阅读时内心最突出的想法。我读过的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像这样触动我的心。想象自己置身于那种严峻艰苦的条件，过着那样的生活，会让我脊背发凉。即使读到巴巴和满德里经受的那种严酷生活，都让我起鸡皮疙瘩。

《新生活》这本书面世时，除了美茹，伴随巴巴经历新生活的满德里都已去世。我突然想问问美茹，她在新生活期间受苦的具体细节。在露天生活的男子们没有庇护所。北印度的冬季非常寒冷，时值寒潮肆虐。雨水加重了满德里的困境。几位男满德里甚至心脏病发作。有些会在半夜起来跑步，就是为了取暖。巴巴在新生活阶段施加的饥寒无助条件，使生活痛苦不堪。

为了倾听新生活（尤其满德里）的受苦方面，我找到美茹，讲了我读过巴巴和满德里的可怕痛苦后的感受，并问她：“我无法想象怎会有人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你们当时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你们没有厌倦那种饥寒苦患乃至生活本身吗？你们都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啊。是什么支撑着你们？”

美茹的回答体现出她完全专注于巴巴，让我震撼。她说：“我们的痛苦与巴巴的痛苦相比不值一提。我们不忍目睹——他受的苦如此强烈。尽管健康不佳，他怎样持续忍受着其宇宙工作面临的逆境啊。我们感到那么无助，无能为力帮助他。我们的关注焦点全都在他的痛苦上，

未注意任何别的。时时想着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

“当巴巴要我们为他做些小事，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因为我们希望有所减轻他的痛苦负担。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一直被这个想法所占据。想象一下北印度的严冬。寒潮肆虐，大雨滂沱，巴巴睡在户外。只有一顶薄帐篷挡风遮雨。帐篷还漏水，寒冷的雨水滴在巴巴身上。这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身体方面受苦。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了当时所做的宇宙工作承受着怎样的内在痛苦。他一天徒步数公里，顶礼上千名苦行僧。行程归来时，他的脚会肿痛流血。他身体饱受疼痛摧残，颈部因剧痛而变僵。

“尽管如此，他继续做顶礼工作，直到获得完全满意的预期结果。那时他才停歇。后来，他患上严重的颈部疾病，一直到最后。当你看到至爱出于对你的爱而经受这种动人心弦的苦难时，哪会有注意自身的小小痛苦或为之抱怨的问题？”

那天美茹的话使我意识到：自己对至爱的爱何其微渺。我老是抱怨自己的小巛丘般痛苦，却没有看到巴巴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自己头顶山岳般的苦难。要是巴巴没有那样做，要是他没有通过损坏身体而让自己头顶苦难重担，那我们会承受怎样的遭遇？

美茹之言令我想起，埃瑞奇的妹妹玛奴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在我患了脊椎病，被迫卧床一段时期后，我得到来自美拉扎德的消息：玛奴也患了脊椎病。造访美拉扎德期间，我会去玛奴的卧室，问候她，然后躺到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我们会互相交谈，经常追忆早年的日子。她也会对我分享巴巴的故事。碰巧没过多久，她的脊椎病加重了，演变成危机，带来难忍的剧烈不适。

一次探访期间，我注意到尽管她在受苦，却依然努力让自己保持愉快。我对她满怀同情，试着安慰她说：“我知道你一定感觉很糟。疼痛剧烈时，你睡不着，心烦意乱，直到疼痛减轻。我与之斗争多年，不能吃止痛药，因为它会损坏我本就虚弱的消化系统。忆念巴巴是唯一良方；只有忆念强烈，他的临在到来，心才安定下来。最后，靠他的恩典，痛苦会减弱。若没有巴巴的帮助，我本来注定完蛋了。”

我接着突然想到，问问她是如何设法应对疼痛的。一问起，她毫不犹豫地答道：“想着巴巴的苦难——他怎样为我们受苦，他的身体多么残破，他的疼痛何等剧烈。他不是非得经受这一切。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的爱。他把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揽在自己肩上，只给我们留了一小部分。他不是非得这么做——他承受的不是他的痛苦。他承受了我们的痛苦份额——拿去大部分，只给我们留了少量的。难道我们不能乐观地背负之——至少看在他的份上？”

玛奴停顿一下，补充说：“在受苦时，始终想着他的苦难，那么你的痛苦将显得微不足道。”处于剧痛中的玛奴说的这些话，让我的心落泪。那天她教了我多么棒的一课。“在大山（巴巴的苦难）跟前，龔丘（我们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

讲实际

随着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中用，健康恶化，我决定每周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交谈一次。那是2011年，当时宝吉的健康状况极差，我不能和他通电话交谈。唯独美赫文有空。他真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谈论巴巴生活的诸多方面。我充分利用此机会，从他那里越来越了解到，在过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时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和困难情形。他会指引我，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9月24日，我按他给我的时间段（那时他较空方便说话），给他打了电话。不知怎的，谈到了讲实际的话题。他说：“我们必须讲实际，因为巴巴希望我们讲实际。”听到这话，我说：“所有的爱神者都不讲实际，因为讲实际的人都生活在世间。事实上，很多活在世间的巴巴爱者利用此言，沉溺于各色各样的错误行为。我认识的很多人，一边逃避纳税或聚会狂欢，一边声称：这是做最实际的事，因为巴巴说过，在世间要讲实际。所以，我们必须做每个世俗人所做的事。世人沉溺于做实际的事，似乎违背了美赫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之精神。”我接着又说：“看看图克拉姆——完全沉浸于神。他忘却了一切，包括家人的受苦。

你会称之为讲实际吗？”

美赫文的回答令我惊讶：“所有的圣人都很实际——包括图克拉玛姆。”我不解地问：“当你的家人在挨饿时，忽视他们是实际的吗？”传来美赫文的深刻回答：“所有的圣人都是最讲实际者。他们削减生活中一切非必要的事物，以专注神。他们知道神照顾一切，因此把一切完全交托给祂，从而摆脱了全部负担和所有痛苦。他们知道，一切世俗事物都会制造痛苦，对于让五种感官产生愉悦感的事物的任何依恋或追求，最终都将带来痛苦。所以他们舍弃乐苦二者。

“事实上，他们让自己安驻于神，由神照顾自己，从而舍弃世界。对每个人来说最实际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安驻于神，以避免痛苦，寻求真正幸福。只有圣人这样务实地生活。我们都不讲实际，因为我们追逐乐与苦。由于感官的愉悦而受苦并不实际，而我们都这么做。”我惊讶于美赫文帮助我在巴巴的“讲实际”警句中发现的新含义，其迥异于我（或就此而言我们大多数人）迄今所相信的那种概念。这是巴巴为我创造的新认识。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赛勒斯·卡姆巴塔在孟买中心讲过的如下故事：

有位圣人住在偏远地区。一个来访的朝圣者达善了圣人，对他的简朴生活方式印象深刻。被圣人的人格深深打动，他对圣人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生活。您是多么伟大的舍弃者啊！”圣人非常慈爱地回复：“并非我是舍弃者。是你们这些活在世间的人——你们才是大舍弃者。”这令朝圣者惊讶，他问：“这怎么可能呢？”圣人答道：“当然，我的孩子。为了世界，你们都舍弃了神这样的伟大存在。为了暂时的感官享乐，你们舍弃了永恒极乐。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你们都牺牲了整个人生。那些活在世间寻求世俗享乐的人是何其大的舍弃者啊，因为他们舍弃了一切事物的源头亦即神。”

领养：一种系缚

我的一名巴巴爱者朋友在谈论领养一个婴儿，作为服务巴巴的方式。她谈到很多这样做的人，觉得这是他们付出的很大牺牲。她一时转向我，问我满德里是否评论过领养婴儿的做法。

我对她说：“是，他们评论过，但你可能不会喜欢他们说的话，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卷入任何争议，因为人们常会生气地说：‘满德里凭什么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发现对满德里的那种评论非常令人不快。这完全反映出，其对满德里是谁和巴巴赋予他们最高地位的无知。许多巴巴爱者的这类虚妄断言——即通过自己感到与巴巴的某种内在联系，他们比满德里更了解巴巴——无非是妄自尊大的断言而已。即使满德里也从未这样宣称。事实上，满德里常常说自己没有真知，只能分享巴巴的话，以及自己跟随他的生活实况。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为人如此谦卑——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事实上，满德里是惟一在巴巴的手下，过着那种常常受辱、自我泯灭和服务生活的人。他们是不得不面对神人之火直接冲击的人；事实上，他们就活在那种火中。我们只接收到间接的光线和热量，而哪怕这些我们也难以承受。那些无知者竟胆敢认为他们比满德里懂得更多——令我十分不快。所以，如果你没有勇气吞下苦药，还不如别问了。不如跟随自己的感觉，看看它会把你引向何处。”

这名女士恳请我分享故事，我同意了——条件是她不应为此争论。我对她讲述了以下事件：

“话说有一对西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婴孩，并把孩子带到美拉扎德达善巴巴，并接受满德里的祝福。满德里向婴孩和夫妇俩倾注了爱，给他们几枚巴巴吊坠，致以美好祝愿。婴孩被带去见高荷医生时，我在她身边。她逗孩子玩了一会儿，夫妇俩随后离去。他们走后，高荷转向我，轻声笑着说：‘他们本没有孩子，很自由。巴巴让他们自由，可后来他们去领养了婴儿。他们选择使自己受缚于婴孩的难题。此举将

给他们制造更多的痛苦和麻烦。他们没有接受巴巴的意愿并保持自由，反而陷入束缚。’ ”

我还记得，有一对很亲近巴巴的爱者夫妇，在不同场合见过巴巴，他们跟我讲了如下经历。这名女士说：“有一次我们去达善巴巴，他看着我，问道：‘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回答说：‘巴巴，这由您来定吧。我会欣然接受您对我们的意愿。’巴巴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巴巴又问：‘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又给予同样的回答。第三次巴巴又问我，我还是同样回答。巴巴说：‘你想按我的意愿，这很好。所以现在，只管保持自由，并且越来越爱我。’ ”

简单中见伟大

对那些真有兴趣在美拉巴德过为巴巴服务之生活者，曼萨丽会提供如下温和建议。她会说：“切莫沉湎于三样东西，因为它们是摩耶的强大工具，会使你分心，无法专注念记巴巴。如果你屈服于它们，就会削弱你来这里的初衷，耽延你通向他的旅程。”她还会引用巴巴的话，其中巴巴说：“你必须像天鹅一样直飞目标，不要像麻雀那样在树间飞来飞去。”“人必须当心的三样东西是：奉承、偏袒和调情。沉湎其中，你将陷入它的罗网，就像沙漠中的旅者被流沙所困，最终葬身其中。”停顿一会儿后，曼萨丽会评论说：“遗憾的是，即使这里，所有这些事情也在发生。除非通过不断地念记巴巴，否则没办法遏制摩耶的影响。”

当某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或朝圣者频繁制造麻烦时，曼萨丽会分享一句古吉拉特语滑稽歌词，说它主要适用于这样的人。事实上她觉得，他们可能都按歌词所示的那样向巴巴祈祷。这是巴巴的满德里帕椎与她分享的。歌词是“Deva O Deva Khavaro Amne Mewa, To Karsu Tamari Sewa, Nahi To Rahi Jasu Jeva Ne Teva.”意思是：“天神啊，请赏赐些干果，那时我们才会事奉您，否则我们宁愿保持原样。”曼萨丽会咯咯笑道：“巴巴，您不会喜欢这种事发生的，那样您的降临会被浪费。”

对于把此地弄得天翻地覆的麻烦制造者，曼萨丽还准备了一句非常好笑的古吉拉特语歌词。她会说：“人们进入你的房间时，就对他们唱这句：Aavo Bhai Baeso, Pani Vani Pe So, Suva Ni To Jaga Nathi, Khadela To Haso, Bhai Rahcso Ke Jaso.”意思是：“兄弟请坐莫客气，喝水解渴可随意。但愿肚皮已填饱，俺家没处供睡觉。说吧兄弟，稍坐还是拔腿跑？”曼萨丽会咯咯地笑，我们都跟着她笑了，因为那一刻她富于人性，降到我们的层次，让我们能与她共鸣。这就是满德里——巴巴的爱中的巨人，却又充满人性。

很多巴巴爱者都知道，满德里倾注的丰沛之爱，会使爱者自然产生亲近他们的渴望。满德里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以至于爱者从满德里身边离开后，仍在那种爱中感到飘飘然。对我而言，从中可见满德里的伟大，他们能使每个人觉得自己很特别。讽刺的是，为数不少的巴巴爱者，没有认识到满德里这样做的伟大，反而自以为确实了不起，开始表现自己。他们会引用满德里对他们的评论，逢人便讲。他们不分享一些关于满德里及其伟大的故事，反而开始大谈自己的了不起，以及满德里因此多么爱他们。

我反正无法理解这样的人，所以当我看到满德里那么宠爱他们时，要改变自己去爱哪怕这样的人，对我内心常常是个挑战。我在《美赫主》书中读过一段巴巴的话，其中他谈到两类爱者。巴巴说：“一类爱者在接受我的达善时，觉得自己一定有多么了不起，自己灵性上一定多么高级，才可能接受阿瓦塔的达善。第二类爱者则感到阿瓦塔是多么伟大，多么仁爱慈悲，竟然让一个像我这样不配的灵魂达善他。他真是太仁慈了。”

这一切让我想起，埃瑞奇说过关于巴巴的话。“巴巴那么富于人性，以至我们常常忘记他是神。”我相信关于满德里同样如此。他们的人性常使我们忘记巴巴亲自说过关于他们伟大的话，原因在于我们自我的虚妄断言。

行动中的神性

许多巴巴爱者请我分享，满德里就未来事件给了我们提示和警告而我们却未能领会其意义的故事。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我将讲述其中的一件。

大家都听说过 2008 年 11 月 26 日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有许多人包括西方游客，在袭击中丧生。最先遭袭的是一家名为“利奥波德咖啡馆”的餐厅，其生意合伙人之一是一个叫莎娜兹·伊朗尼的巴巴爱者。发动这次袭击的恐怖分子最终闯入泰姬陵酒店，在那里制造了两天的混乱，直到被军队驱逐出来。

当时莎娜兹有一辆轿车停在她的餐厅外，车窗上有一张巴巴面容的贴纸。恐怖分子逃跑时，她的轿车遭到他们的子弹扫射。这张显示巴巴面容的汽车照片被登报后，获得大量点击，并出现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

而且说来也巧，莎娜兹的一个朋友与其丈夫，正在泰姬陵酒店楼上的一间客房休息。发生袭击时，酒店通知所有客人都要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要冒险跑出，因为无人真正知晓恐怖分子在哪一层。一个试图逃跑的人，若运气不好，撞见恐怖分子，意味着必死无疑。莎娜兹的朋友在房间待了很久，但后来听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让她离开房间，并引导她朝某个方向走去，以避开恐怖分子。那个声音向她保证，逃生路线是安全的，她应该离开。

她以为是管理部门在通知引导客人，就听从指示，和丈夫一起设法走出酒店，来到街上。她和丈夫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出来的人。她向人们打听通知的情况，却惊讶地得知：酒店管理部门并没有发布这样的通知，因为无人真正知晓恐怖分子在哪里。这时她才意识到，是巴巴在引导她。

后来，她和莎娜兹一起拜访了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并分享她的故事。满德里则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大家。在我的一次造访期间，巴巴的满德里恺娣·伊朗尼，首次对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后来连宝

吉也会讲述。满德里特别喜欢莎娜兹，对她倾注了大量的爱和关注。莎娜兹也会把许多新人带向巴巴，让他们拜谒巴巴的三摩地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拜访满德里。

大约这段时间我常拜访宝吉，几乎每天，他都会问我认不认识莎娜兹。我确实跟他提过，虽然我不认识她，但利奥波德咖啡馆的合伙人之一，正巧是我婶婶的兄弟。一天，我们和宝吉坐着时，接到消息：莎娜兹要和一批朋友来拜访宝吉。这时，宝吉转向我，问道：“你见过莎娜兹吗？若没见过，就在这里见见她。”

莎娜兹进屋后，宝吉就介绍我们认识了。之后，宝吉开始和她说话。他把她称为“Bombaywali Rani”，意思是“孟买的王后”。他会指着她，谈起恐怖分子从她的餐馆发动袭击的事，之后补加一句两行歌词“Khoob Ladi Mastani Ho Tum, Bombaywali Rani Ho Tum”，意思是“你像玛司特尼（神醉者）那样英勇战斗。你是孟买的王后！”宝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歌词。

他这样说了几次后，我的脑海里开始响起警钟。当宝吉这样做，是对她将要面临某种灾难的隐秘警告。由于我开始背疼，无法坐太久，就征求宝吉允许，回我的房间了。不过我让妻子留意找下莎娜兹，因为我想提醒她注意宝吉的话。遗憾的是，我未能再与她见面。

当莎娜兹去美拉扎德会见巴巴的满德里恺梯时，她的朋友中有人提起，莎娜兹开车很快。恺梯就告诫莎娜兹，开车不要太快，而要小心开慢点，因为她可能会遭遇事故。莎娜兹回应说：“我开车很快，但我也很小心。”恺梯再次强调要她开得慢点。来自满德里的这种温和建议，若被忽视，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莎娜兹从美拉巴德返回普纳的路上，果然遭遇一场可怕的事故，车完全撞毁了。她受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我们从她的孟买亲戚那里获悉此事，美赫就把消息转告宝吉，还通知了美拉扎德。恺梯已经接到消息，正心急如焚地试着拨打莎娜兹的手机号码。因为恺梯打不通手机，不知道莎娜兹住在哪家医院，或怎样联系她，我就主动向亲戚打听

医院的详情，以及此时莎娜兹身边是否有人带着手机。

我的亲戚提供了医院的详情，以及可以联系到她丈夫的手机号码。恺娣随后联系了她丈夫，获悉事故的细节。莎娜兹的情况很糟，医生说即使她能康复，那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恺娣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医生们感到惊喜，因为莎娜兹很快就康复了。差不多两年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原来她的一个朋友想见我，她想带朋友一起来。她还提到自己很想见我，因为她读过《真正珍宝》系列，希望会见作者。我提醒她，我们在宝吉的房间已经短暂见过面，随后唱了宝吉反复说起并最后称呼她“你是孟买王后”的那两行歌词。

我随后跟她说，我很期待和她谈谈，尤其关于宝吉和恺娣的不断警告，随后的事故，以及恺娣的不懈支持最终救了她的命。就在此时，莎娜兹在电话里惊呼：“天哪，我现在全明白了！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在恐怖袭击事件后，宝吉会给予我关注，为什么他对我唱那句歌词，因为其实是我的朋友被困在泰姬陵酒店。但现在你指出这点，我看得出他在试着警告我即将面临的事件。”

我最后说：“遗憾的是，莎娜兹，即使我本可以提醒你，我也不可能预测怎样的灾难即将降临你的身上。出事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一刻你才会认识到满德里的神性。”后来，莎娜兹与我见面，跟我分享了如何成为巴巴信徒的很多故事。

缓慢死去

以下是发生在埃瑞奇身边的一件简短幽默轶事：

有一次，我在茶歇时间走近埃瑞奇，加入所谓的“茶会帮”时，他们在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克雷格转向我说：“我们来问问鲁斯特姆，看他对此有何想法。”接着问：“如果巴巴为你提供现在死去的选择，以便你能在以后他在世期间出生、在他身边工作，你会接受吗？”

我立即回答：“如果巴巴让我死，我此刻就无条件地接受。”我

望向巴巴的照片，说：“请现在赐我一死。我受够了所有的苦。”克雷格转向我，问道：“为什么你想要死？”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克雷格，说：“可你为什么想活着？我们一直在受苦，随着你逐渐衰老，身体变弱，记忆力会衰退，全身都会生病。你甚至会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日复一日，你最终会做更多的蠢事。”

大家都笑了。迪瓦娜轻声笑道：“这正是我对克雷格说的。”克雷格接着问我另一个问题：“你喜欢怎样的死法？”我对他说：“瞬间的死亡——比如立即致死的心脏病发作或脑溢血。苟延残喘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不介意死于事故或爆炸。”

听了这话，迪瓦娜评论：“但那可能很可怕。你的身体会残缺毁坏。”我对她说：“对看着遗体的人来说可怕。我的灵魂将脱离身体，所以我不会体验到任何身体疼痛。”并补充说：“我经历过事故，从亲身经验中知道，在发生撞击时，有一种灵魂脱离身体的感觉。就好像你站在外面，看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在撞击的那一刻，你其实不会感到任何疼痛。

“这就是我遭遇过的事。但不一会儿，我的灵魂又进入身体，随着我意识到自己身体，就开始感到剧痛。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说，灵魂离开肉体的感觉其实是愉快的，不会带来疼痛。”我随后停顿一下，说：“不过我了解这点——巴巴从不给你想要的东西。”我看着埃瑞奇，对他说：“正如对待满德里那样，他将让我们经历缓慢的死亡过程，我们的身体会饱受各种疾病摧残。这就是您的至爱所做的，埃瑞奇，不是吗？”埃瑞奇点点头，说：“情况就是这样，总有一天你会从中体会到他的真正仁慈。”

多年后，我在读《美赫主》时，看到以下内容：“一个经历诸多痛苦的亲近爱者向巴巴诉苦：‘您对待您的满德里和亲近爱者太差劲了。他们浑身病痛，感到虚弱不堪。您是怎样的屠宰者啊？您为什么不让他们立即脱离痛苦呢？’巴巴答复：‘正是如此才赋予他们体悟，帮助他们灵性上进步，最终把他们带向成道目标。这才是我的真正仁慈。如果我让他们立即死去，他们不会在灵性上进步。我出于对他们的爱才

这么做。’ ”

随着我自己的身体被病痛虚弱所摧残，我确实经历过短暂的时刻，开始意识到他的仁慈和爱，特别是在我遭受强烈痛苦和无助、恼怒地转向他的时刻。正如埃瑞奇所述：“巴巴亲自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不关心。’那时神不敢忽视你。”

还有一次，我们在美拉扎德时，埃瑞奇为一些琐碎的理由批评一个居民。埃瑞奇佯装气恼地说：“巴巴为什么派像你们这样的助手来帮我们？”我当即答复：“为了帮助你们理解，他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满德里助手在身边而不得不经历怎样的烦扰，所以他把我们这样的人派到你们身边。”埃瑞奇、迪瓦娜和在场的其他居民不禁笑了。

迪瓦娜笑着说：“你还记得吗，埃瑞奇，你自己说过，在许多场合，正是由于一些居民助手的持续烦扰，他们做不到按你们想要的方式帮助你们，你才意识到：巴巴在助手亦即满德里手中，不得不经历怎样的烦扰。”

埃瑞奇轻声笑道：“对，就是这样。自己亲手做事，总比你不断地嘱咐指导助手做什么来得容易。那时我们觉得自己在帮助巴巴。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忍受那么多的麻烦，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帮助他服务他。其实是他给予我们帮助自己的机会。”

生存而非臣服

一名朝圣者来找我，谈了她喜欢的《真正珍宝》丛书的诸多方面后，评论说：“你过着臣服的生活。”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反驳道：“不，这不是臣服。对我来说纯粹是生存而已。实际上，我甚至不知道臣服这个词的意思。

“我总会观察宝吉的表情。只要他心情好，笑呵呵，在他身边就没事。如果你的任何言行使他面露愠色，那你就有麻烦了。我一看到这种情况，会想方设法使他的脸上重焕笑容。为此我很乐意无端地蒙受责备。我会请求原谅，说些俏皮话，使他的脸上重焕笑容。

“很多时候我会成功，但有时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使他重焕笑容。事实上，当宝吉的表情从不悦变成愤怒时，你就该逃跑保命了。那时我会找借口说，有件重要的政府工作亟待处理。那招若不管用，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安静地接受敲打（可能会持续数日），老实认错，乞求原谅。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否则早就毁灭了。”

这名朝圣者评论：“这些情形迫使你快速地学习臣服。”尽管我并未赞同朝圣者说的话，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她话中的道理。满德里在训练我们臣服，当情形变得痛苦不堪时，我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看来即是臣服。要是我不论幸福抑或痛苦，在任何情形下都始终甘之如饴地这样做，那么臣服就会是全然彻底的。要达到那种水平，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朝圣者还发表评论，在许多场合，她见证过满德里身上火爆的一面，看到他们无情地剖开某人的心，把它当作垃圾扔掉。

我纠正她说：“有时他们确实会剖开人心，但他们只丢弃心周围的垃圾而非整颗心。把垃圾丢弃后，他们温柔备至地把心安放原处，以帮助对方从内心感受到巴巴的爱。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

我继续说：“这让我想起印度的农夫，他会趁雨季来临之前种植新作物。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会用干草和枯叶铺满整片农地，然后焚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把杂草连根烧毁。在陌生人看来，农夫似乎在烧毁自己的农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在烧毁杂草，这样他就可以在雨季初临之前种下新鲜作物。杂草被清除后，庄稼现在才可能顺利生长，以获得预期产量。情况就是这样。”同理，满德里用火烧毁居民的虚妄性和骄傲而非居民自己。

另一次，有个朝圣者评论：“多年来我们看到满德里的伟大，甚至因此尊敬他们。我们却未能看出满德里身上的神性面，只有在你通过故事指明这点后，才认识到。如今在他们身边时，我们能够感知到这点。你是在何时觉知到他们的神性面的？”

我答道：“说实话，我跟你们大家一样。我尊敬他们，爱他们。我也照他们的要求做事，却从未为任何个人私事向他们寻求建议。原因

在于，他们会把你逼疯。结果你会发现，除了经受折磨一无所获。大多数居民都知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爱他们，同时也觉得他们非常天真，所以我们根据自身对巴巴的有限认知，做内心驱使我们做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工作环境势必需要我近距离接触满德里，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神性面。我有很好的技能，只要我下定决心做某件事，可以比大多数人更轻松地完成。一开始，满德里不断地称赞我的技巧和能力，使我觉得似乎自身的工作很重要，对他们很有帮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伟大技巧和能力，相比之下我的技巧和才能显得微不足道。在我看来满德里身上那些超凡品质是如此之多，常常让我惊叹不已。每次他们对我示现某个方面的超凡技能时，都令我惊奇。我心里的想法是：‘常人怎可能做他们所做的是？根本不可能。’我没有遇到过谁能做这样的事。

“在我拥有的技能方面，能打败我的人寥寥无几，但在满德里的技能面前，我根本就不是对手。他们每次都能打败我。与埃瑞奇或宝吉的友好‘决斗’，往往令我不禁叹服，他们是怎样轻而易举把我击倒的。看似虚弱、无助和天真的满德里，内在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巨人。事实上，那种无助只是掩盖其伟大的假象。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他们近乎超凡入圣。

“为说明这点，我想分享如下比喻。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举重运动员非常吃力地举起 100 公斤。你可能会觉得，你也能轻易地做到这点，甚至比举重运动员做得更好。于是你试着把它举起，可当你发现，虽然你竭尽全力而重物却纹丝不动时，便大吃一惊。从震惊中恢复后，你试着举起一个较轻的重物，比如 50 公斤，但仍发现自己举不起来。于是你尝试一个更轻的负荷，比如 20 公斤，你十分吃力地勉强举起，过程中常拉伤肌肉。这个时候，你终于明白了那名举重运动员的了不起。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与满德里之间，我开始看到他们的神性面。如前所述，在我拥有的技能方面，能打败我的人寥寥无几，除了满德里。”

敢于交出一切

有一次，我正和宝吉一起坐着，这时一名朝圣者向他寻求建议。宝吉转向我，说道：“你给建议吧。”宝吉此言令我吃惊。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我不是给别人提供私事建议的最佳人选，因为在大小事务上，我自己向来都是征求满德里的建议。我意识到，宝吉因健康问题说话有困难，他希望我讲几句。

我惊呆了，对宝吉说：“我不懂如何就个人事务给别人提建议。只有满德里才有能力给出这种建议，因为他们有权威这么做。

“我所懂得的，都是多年来你们教我的，如何过秉持真理且谦卑的生活。我也将这些分享给他人。即使在分享时，我也特意让人们知道，尽管我竭尽全力想要过那种生活，但多数时候我都辜负了满德里的期望。成功时刻寥寥无几，它们激励着我付出更大努力，同时也让我想到满德里的伟大，他们自如地过着这样的生活且继续这么做。

“在通向巴巴的旅程中，我意识到：沿途巴巴不断地要我们交出自身难以割舍的东西。那一刻头脑感到惧怕，我们做不到豁出一切。至爱巴巴，这位慈悲者，耐心等待着，直到我们在他的爱中成长（常经历强烈痛苦），准备好彻底臣服。他知道我们无法一蹴而就，于是一点一点地索要我们的假我部分，直至我们准备好将整个假我交给他。”

我停顿片刻，接着说：“我想起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一首诗，其中写道，‘勇者有足够胆量离家，却没有足够勇气赴死。’我们就像这样。我们有勇气离开尘世，来这里为巴巴工作，但却没有勇气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他。摒弃淫、贪、恨、嗔、傲等执著是如此困难。满德里不断地敲打我们以放下这些执著，我们却紧抓不放，因为我们的内心抗拒。我们当中一些人做到顺服于这种敲打，便开始体验到执著的松动以及低级欲望的减少。

“这是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因为当一个人舍弃自己常年依附的假我的某个特定方面时，他真会感到崩溃的。随之而来的痛苦与煎熬，

会让人在精神上受重创。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我真感到内心崩溃了。只有把满德里的‘念记巴巴’建议付诸实践后，我才得以重新整合身心，最终让心稳定地专注于道路。”

我停顿一会儿，然后想起在某处听过的一则笑话，接着讲给宝吉听。“一个小伙子疯狂地爱上一个女孩，并向她求婚。女孩想考验小伙子的爱，便说：‘如果你这么爱我，那你会为我做出牺牲吗？为了我的爱，你会放弃你身上我不喜欢的习惯吗？’小伙子不太高兴，但因为他爱这个女孩，就答应了。女孩接着说：‘那好，你能答应戒酒吗？’这小伙子并非酒鬼，但每天都喜欢小酌一杯。他做个鬼脸，为了她的爱勉强答应了戒酒。‘你能戒烟吗？’这是她的下一个要求。小伙子脸上的表情变得不悦，但还是答应了。第三个要求是他不能再看其他漂亮女人。这对小伙子来说太过分了。他感觉透不过气来，但依然答应了。

“女孩仍不满意，对小伙子说：‘这些都是你的恶习，你只是为了我才勉强答应改掉。你有勇气放弃对一个好习惯的执著吗？’小伙子彻底恼怒了，答道：‘行啊，我心甘情愿放弃一件这样的东西。你想知道是什么吗？’女孩急切地问：‘是什么？’小伙子回答：‘我放弃娶你的念头了。’说完，他就走开了。

这就是许多居民身上发生的情况，当满德里不断地敲打他们，要求更多的臣服时——结果他们走开了。当神要求我们交出自身难以割舍的东西时，就如同那个恋爱中的小伙子，我们干脆放弃了爱慕至爱（也可以说与主结合）的念头。当我自己也只是战战兢兢地交出假我的一些零碎部分时，又怎能给别人建议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尚需舍弃。

与真正至爱结婚

一位男居民有一次对埃瑞奇说：“我们都明白满德里一直强调要保持一心专注于巴巴，所以婚姻是不被鼓励的，但如果你遇到一个全心投入且专注、将全部时间用于做巴巴工作的女孩呢？与这样的人结婚，会不会不但对此地有帮助，而且在他们迈向巴巴的旅程中也能彼

此互助？”

埃瑞奇迅速回答：“不。保持单身。将你自己完全献给巴巴，乃至成为他的。努力与你的真正至爱实现真正结合。所有这些虚假结合都会使你偏离目标。与其卷入虚假的婚姻关系而制造束缚，不如与主建立关系，它将使你摆脱一切束缚。与神结婚——与真正至爱结婚。”

埃瑞奇停顿一下，然后用印地语说：“婚姻是最大幻相。巴巴亲自说过，‘Lakde ka laddoo. Jo khaye who pastaiyae, jo na khaye who bhi pastaiyae.’”他接着用英语解释意思：“你知道拉都是什么吗？它是一种印度甜食，非常美味。人们会在喜庆场合派发，例如婚礼、生日或有了新工作、新车或考试通过等等。人们藉此与他人分享幸福感。巴巴说，婚姻是用木头做的拉都。那不是真拉都，当人从远处看着它时，以为那是真的，受诱惑去吃，可你一吃到就后悔了。还有那些决定不吃的人，内心也有种懊悔感，因为其脑子不停地想着被他们信以为真的那枚拉都，心里希望一有机会就应该吃一吃。情况就像这样。所以，为何不与真正至爱结婚从而永获自由？”

该居民仍追问埃瑞奇：“你说的都非常正确，适用于先进的求道者。满德里可以跟随巴巴过那种生活，但那些没那么先进的人、那些有弱点的人呢？如果这样的人最终娶了一个专注于巴巴的好女孩，有什么不对吗？”埃瑞奇沉默片刻，接着很严肃地说：“你要是娶一个难相处又老是骚扰你的女孩会更好。”

我们都笑了，以为埃瑞奇在开玩笑。埃瑞奇却很严肃地说：“有许多大圣人之所以成圣，就是因为其妻子很难相处，常骚扰他们。有些甚至成了至师。这一切都归功于其妻子的骚扰。事情就是这样。要永远牢记终极目标，记得任何有助于你更快抵达目标的事情，才是真正对你有益的，即使从世俗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可能令人嫌恶。”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从前读过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很多人相信他是最高级的圣人，可能是至师。他的妻子非常刻薄，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有一次，苏格拉底和弟子们坐在一起

时，其中一个弟子问道：“大师，您对婚姻有何看法？一个人应该保持单身还是结婚？对求道者来说哪个更好？”

大师看着弟子，回答：“结婚是好的，你应该结婚。”这名弟子感到惊讶，问道：“看到您的婚姻并不幸福，我害怕这么做。”苏格拉底向他保证说：“别担心。结婚吧。你要是运气好，娶到一个好妻子，她会让你开心，照顾好你。所以结婚吧。”弟子对婚姻能否带来幸福仍疑虑重重，就问苏格拉底：“但如果我妻子像师母那样，是个刻薄又难处的女人怎么办？”苏格拉底答道：“那么你应该觉得自己更加幸运，因为她会让你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我的孩子。事情就是这样。”

神爱与人爱

早年，朝圣者有机会全天与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交流互动。巴士会于10点离开美拉巴德，11点左右抵达美拉扎德。问候满德里后，一些朝圣者会前往满德里大厅，听他们讲故事。通常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和保·纳图会是坚守岗位者（照埃瑞奇的说法），而女满德里会坐在女子那边的门廊上，陪同那些想与她们交流的人。有近一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下午3时许有近半小时的茶歇时间。巴士会于傍晚5点半左右驶离。

休息期间，埃瑞奇通常会去他的房间。当他返回满德里大厅时，常对那群坐在大厅外的朝圣者说：“好了，咱们去屠宰场吧。”

有一次埃瑞奇这么说时，一名朝圣者问他：“那满德里大厅实际上是屠宰场，对吗？”埃瑞奇答道：“对，确实如此。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聆听巴巴真理之言的地方。你越努力领会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将其付诸实践，你的虚妄性就越多死去，假我越被削弱。所以你可以说，在真理的帮助下，我们在屠宰假我，最终融入他。这就是满德里大厅代表的意义。它是假我的屠宰场，尤其是当你顺从他的意愿，遵循真理生活时。事情就是这样。”

另一次，埃瑞奇对一群朝圣者解释了人爱与神爱的区别。“当你爱上另一个人时，你必须先看到对方。你遇到一个人，其相貌很美而且

人品也让你心动。你开始产生爱慕之情，然后坠入爱河。然而，当你爱神时，情况则完全不同。该经历实际上刚好与人爱相反。你首先必须生发渴望与爱，之后才能看见你爱的对象亦即神。所以你一开始读关于他的书，拜访他本人亲临过的地方，寻求那些曾跟随他生活者的陪伴——如今他们正通过以身作则的生活来传播他的爱与真理讯息。这一切将使你产生对神的爱与渴望，当其达到最强烈的程度时，神就会显现。事情就是这样。”

在描述巴巴的人性品质时，埃瑞奇曾评论道：“阿瓦塔拥有的最大品质就是他的人性。他极具人性，如此平凡，以至任何人都能接近他。表现得神圣很容易，但要隐藏那种神性却非常难，而巴巴却能轻松地做到。几乎任何人都能表现得神圣。你们看到流浪四方的苦行僧，他们身穿赭色衣袍，额上涂着檀香膏，人们尊敬他们。巴巴不希望那样。他来到我们中间，以便我们从他的亲身陪伴（撒晤斯）中受益。他表现得如此平凡，任何人都能接近他。以这种方式，他给予爱者那种亲密感，帮助他们越来越爱他。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即越来越爱他。他不求敬重，只要爱。

“撒晤斯活动期间，母亲们会带着新生儿来达善巴巴，巴巴会假装没注意到婴儿是男是女，哪怕婴儿光着身子。他会打手势问其母亲：‘男孩还是女孩？’你们可知他表示女孩的手势？他会做个手镯的手势，因为女孩的手腕常戴这个。而对于男孩，他会晃一晃手指以表示悬垂的阴茎。他脸上带着疑惑的神情，问道：‘男孩还是女孩？’此时此刻，全知者表现得无知天真。如果他表现得像全知的上帝那样，爱者会对他满怀敬畏，觉得难以在凡人层面上与他互动。他们会开始远远地膜拜他，对靠近他感到顾虑重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阿瓦塔的貌似天真无知及其平凡的外表，正是他的最有力法宝，能让他通过给予亲密陪伴，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他的爱者。这正是他把沉睡的人类从无知昏睡中唤醒的最有力法宝。事情就是这样。”

建立神圣确信

满德里跟我们讲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巴巴多次就即将发生的某些情况和事件给了他们暗示。然而，直到这些事件发生，他们才领会巴巴话语中的含义。那时他们才意识到巴巴话语中的重大意义。只有回顾往事时，他们才理解巴巴的话。这促使我向埃瑞奇提出如下问题：

“巴巴是上帝、全知者，他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给满德里暗示时，他十分清楚满德里领会不了。他本可以轻松地详细解释整件事，来帮助他们理解，但他并未这么做。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并不希望那些将要发生的情况以任何方式被改变。他希望它们发生。我们也多次听满德里说过，巴巴不会拿走你的业相，而仅仅帮助你经历之，确切地说，引领你经历之。所以我的理解是，你的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无论如何肯定会发生。依你看来，这么说对吗？”

埃瑞奇答道：“对，这就是巴巴跟我们讲的。”我进一步问他：“那么请告诉我——巴巴为何一开始还要不嫌其烦地给出暗示呢？即使你们理解或领会了它的含义，又有何用？”埃瑞奇温和地笑笑，回答：“给予暗示不是为了改变境况，但有其明确目的。什么目的？它帮助你认识他的神性，让你意识到巴巴究竟是谁。它还使你对巴巴的话更加警觉，把它当作神言来重视，不会掉以轻心。只有在事件发生后，你理解了他给予你暗示的含义之后，你才明白这个道理。给你暗示的背后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建立对他的神性的确信，这反过来会帮助你无保留地服从他，顺从他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

为取悦他付出额外努力

在取悦至爱时，人们得付出一些额外努力，要格外细心一点。这就是满德里一直强调的态度。他们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点，哪怕小事也不例外，以至于让我们常常觉得很荒谬。例如，若要邮寄一封信，满德里会要求看一下信封。他们会对该居民指出，邮票本可以贴得更直些，

或者字迹本可以更工整些。

我曾经问：“这有什么区别呢？工作完成了，这会让至爱更高兴，而不是把时间耽误在处理这些琐碎无聊的事情上。”

埃瑞奇对此答复：“正是这些琐碎无聊的小事至关重要。你付出的努力才是取悦至爱的关键。这表明你对他的爱，以及你愿意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来取悦他。就取悦至爱而言，你付出再多努力都不够。”

我还想起了巴巴的至爱美娒，倘若某个朝圣者给她一束尚未除刺的玫瑰以放在巴巴的三摩地上，她会很不高兴。对这种轻率粗心的行为，她会表示不快，说道：“这就是你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方式吗？这样握着花茎时，刺会扎到人。此外，如果你把这束花放在三摩地上，人们顶拜时，要是他们的头碰到玫瑰茎，也会受伤的。当你献花给巴巴时，要怀着爱与关怀去做。不要仅仅因为这是人人都在做的事或别人对你期望如此而去做。这种轻率粗心的举动绝不可能取悦任何人。要细心且努力，让你的献品美观得体，取悦你的至爱。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的行为和献品只是为了取悦你自己，而非取悦至爱。”

你走我来

在我和美赫文每周例行的一次谈话中，他照常问起我的健康状况。当时我正饱受折磨，就对他说：“我还在，所以我继续受苦。当我彻底走掉，痛苦将会结束。我耐心地等待着‘我’——假我——消失的那一天。”美赫文听到此言笑了，说：“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当埃瑞奇刚加入巴巴时，巴巴对他说过的话。”美赫文接着讲述了以下故事：

埃瑞奇刚加入巴巴时，被要求打扫厕所。埃瑞奇打扫完后，巴巴会检查厕所，并抱怨说有些地方埃瑞奇有所疏忽。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日。埃瑞奇会再三确认，把巴巴可能挑毛病的所有地方都清理一遍。一天，他打扫完毕后，确信自己没有遗漏任何地方，巴巴现在应该会满意了。唉，巴巴并不满意，还是找出一些瑕疵。埃瑞奇很难过，对巴巴说：“不管我怎么做，巴巴，您都不满意。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让您满意。”

巴巴回应道：“有你在——这就是我不满意的原因。只有当你——假我——彻底走掉时，你才能让我满意。”

美赫文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巴巴本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念他的名。越来越多地念他的名，直到你不复存在。这是唯一能消除假我、使你摆脱一切痛苦的办法。”

给予一切

巴巴对爱者的真正希望是：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他，毫无任何保留。唯有勇敢的爱者会这么做。下面的故事揭示了这一方面。

一位农夫有两个儿子。次子全心全意地为父亲付出，不加质疑地服从他。长子被要求做某事时，则常常会质疑父亲。如同印度家庭的常见情形，儿子们婚后也继续和父母住在同一所房子。由于农夫有一座大房子，容纳得下两个儿子各自的家庭，且确保每家都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次子欣然接受父亲的任何决定，而长子却不断争取更多，觉得自己需求更大。农夫过去在自家土地上辛勤耕作，但儿子们受过教育，都有工作。长子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薪资丰厚。次子只是一名普通职员。随着家庭开销的增加，农夫向儿子们寻求经济支援，恳请他们力所能及地出资。次子给了每月 3000 卢比。长子了解到次子给的金额，决定多给一点，于是他给了每月 4000 卢比用于家庭开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子总是对种种事情心存不满，常和父亲发生争执。由于他为家庭开支出资更多，他觉得自己理应是总管家庭事务的人。除此之外，他还觉得父亲爱次子，不喜欢他。所以有一天，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他对父亲说：“你从来就不爱我。你只爱你的次子。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拿养家这件事来说，他只给了 3000 卢比，而我给了 4000 卢比。无论我付出多大，你从不表扬我。你只表扬他，并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

父亲回复说：“没错，你给了我 4000 卢比，但你挣多少钱？你每月挣 10000 卢比，而就因为比你比他多给了 1000 卢比，你不断地向

我提各种要求。次子给了我 3000 卢比，可他挣多少钱？他每月只挣 3000 卢比。他全都交给我，却从不向我索取。他总能察觉到我面临的难题，并主动帮忙，而你却给我制造麻烦。

“如果你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爱，就得学会给予一切，而不图任何回报。只有这样的爱，才能赢得众人的爱。只有在给予一切中，你才会真正找到内心渴望的一切。否则，你的心灵将永不会满足。你俩对于我都很珍贵，但他就像和煦阳光，洒落我的心田让我愉悦；而你却像严酷高温，灼伤我的心，我需要远离你才能寻得一丝喘息。”

父亲的话突然让长子意识到自己心灵的干涸，而这正是他自身不快乐的根源。他请求父亲的原谅，同时也感谢父亲的此番劝诫令他有所觉悟。

献上心灵

重要的不是你给予巴巴多少东西。对巴巴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给予者的心灵品质。以下是保·纳图讲述的一则故事，展现出美赫巴巴的这一面：

“有一次，巴巴只邀请了孟买爱者到美拉巴德庆祝他的生日。我得到巴巴的全面许可，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就可以参加他的任何公开活动。于是我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把我的意向告知巴巴并征得他的许可后，我也来到美拉巴德。到了美拉巴德，我看到来自孟买的所有这些衣着得体的巴巴爱者（大多是家境富裕的帕西人），他们带着昂贵礼物来庆贺巴巴的生日。我没带任何礼物，因为那时我手头拮据。

“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像人们在庆祝场合那样）穿得体的衣服。我一身简朴的宽松长衫和腰布，属于典型的印度乡村服装。在这些富裕的孟买爱者面前，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在人群面前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和微不足道，于是尽量保持距离。我四处寻找一些花木，想摘些花作为礼物，献给巴巴。那个年代美拉巴德干燥贫瘠，四周没有花木。不过有几株圣罗勒（图尔西）。圣罗勒花非常小，看上去毫不起眼。因

为我没别的东西可送，就摘了些花，然后站在队伍中准备拜见巴巴。

“巴巴坐在平台上的座椅中，爱者们一个接一个走过去，祝他生日快乐。谁都不可以拥抱巴巴。实际上，巴巴甚至不碰爱者们的礼物。他会指指身边的桌子，爱者们会走过去，把各自的礼物放到桌上。一名满德里站在桌旁，会协助爱者们将礼物放到桌上。

“随着队伍越来越接近，马上就要轮到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在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是，巴巴只适合孟买的富裕爱者，而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东西送给他，而这些富裕爱者却有那么多贵重的礼物可赠送。我开始越来越自感微不足道，带着这种心境走近巴巴。轮到我时，我走向巴巴，祝他生日快乐。然后我赶快试图朝桌子走去，打算放下我的微薄礼物并迅速离开。

“我刚要挪步，巴巴向前倾身，双手拢成杯状，示意我把带来的礼物给他。我顿时惊呆了。于是把我的微薄礼物放到他的手上。他双手捧着礼物，移近细看。他看它的眼神，感觉就像它是有史以来别人送给他的最珍贵礼物。他十分轻柔地将双手缓慢地移向那名满德里，让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桌上。因为巴巴用双手捧着，满德里也合拢双手接过礼物，把它放在桌上。

“看到巴巴的慈悲和深爱，目睹他为了我精心安排的这一幕，我开始颤抖，不禁热泪盈眶。我为自己刚才闪过的念头感到羞愧。他眼中的慈爱与怜悯盈满了我的心灵，让我明白自己是珍贵的。从那天起，我意识到巴巴真正关心的是心灵。”

忆念治愈抑郁

许多巴巴爱者经常问我，满德里是否曾针对精神抑郁给过任何建议。有些人在吃药，有些人做静心，虽然这一切有所帮助，但抑郁症仍然持续。

根据满德里（即埃瑞奇、宝吉和玛妮）多年来对我们所说的一切，我想谈谈以下看法：“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抑郁症，然后我们就可以寻

找解决办法。正如巴巴所解释的，每个人都是由一种业相模式构成的。除非该模式被彻底消除，否则我们将不断地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情境——总是受其摆布。顺境使人心生愉悦，逆境则让人苦恼，有时甚至陷入抑郁。当感到抑郁时，我们会寻求快乐愉悦的体验来战胜抑郁情绪。大多数人通过从事一些外部活动，成功地做到这点。这些活动可能是聚会，或是与朋友相伴，又或是让人沉浸其中的工作。通过以这种方式转移注意力，人们或多或少得以忘却并最终克服这种不愉快局面。这便是世俗人士的做法，或多或少得以成功地处理抑郁或情绪低落的感觉。

“基于巴巴的阐释，满德里让我们懂得：当业相模式被彻底消除时，痛苦将不复存在。否则，痛苦总会以某种形式留存。而这（消除业相模式）只有凭靠大师的恩典才能实现。为获得这份恩典，一个人必须精进不懈地忆念大师，以至每时每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他。只有完全沉浸在忆念中，人方能得救。否则，人所做的一切行为都会添加到现存的业相上。宝吉称之为‘脏衣服’或‘臭垃圾’，当自我坚持其虚妄性时，它会增加，而当我们忆念主时，它便减少。做事时，我们应当记住：是主在做事，而我们只是他的工具。宝吉将其称为‘行动中静心’，在这种状态下，你必须事事都为主而做。这减少了那堆脏垃圾及其扰乱内心的臭气。最终，经过一段时间，那堆垃圾消失了，臭气随之消散，内心达到一种镇定喜悦的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不走这条道路，那会怎么样？追求其他兴趣的人，或许能通过活动获得几分平衡。然而，其行为源于受限我，只会增加其业相垃圾及臭气。由于这种活动，他或许得以避免那种臭气，可是当他的身体随着年纪增长而机能衰退时，那会怎么样？如果身体突然遭受意外使其丧失能力，被迫停止生活中的所有活动时，那会怎么样？届时他只能面对一大堆业相垃圾。他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臭气。这股臭气现在会扰乱心神，此人将会陷入抑郁。

“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阶段，唯有对巴巴的忆念，才减少了业相垃圾及其臭气。正是对巴巴的忆念，也唯有这种忆念，使我摆脱了抑郁。

巴巴信守承诺——帮助那些从心底向他呼救的人。他的帮助人人可及。人越早利用该帮助，受苦就越少。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至师卡比尔的一副对句。诗云：

‘受苦时世人皆念及主，安乐时却无人想祂。

若在幸福中不失忆念，此人就永不会受苦。’

我是历经磨难后才学会的。”

拥护他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圣地争战不休。为了占有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一小块土地，人们会互相残杀。”埃瑞奇在对朝圣者们讲话，他停顿一下，让自己的话深入听众的心中。他继续说：“那片土地何以变得神圣？为什么这一小块土地，而不是整个地球，被视为圣地？这是因为完人的圣足曾触及那片土地。人身上帝曾亲临那片土地，令之蒙泽。也许上主在那里居住过，或安葬在那里，甚至仅在当地停留了片刻。这样的地方都被视为圣地。这就是完人的伟大之处——在他的跟前——甚至无生命物体也能汲取神圣光辉。”

埃瑞奇停一会儿，然后继续说：“看头脑是多么愚蠢？我们不去紧紧抓住完人并且追随他，却去追逐他的圣足踏过的土地。我们为谁应该拥有那片圣地而争战。我们不去崇拜神圣临在，却开始崇拜土地。”埃瑞奇停顿一下，之后轻声笑道：“这一切多么讽刺和荒谬。我们对完人为我们的利益而制定的戒律置之不理。我们让他的教诲和对我们的希望成了十足的笑柄。我们本应该在拥护真理、践行他希望的过程中死去。为了圣地而死去（确切地说，为之杀戮）毫无意义。”

埃瑞奇等待良久，之后非常缓慢地说：“我们是多么幸运蒙福，在此次降临期间，阿瓦塔不仅行遍印度每个角落，而且旅行世界各地。他在地球上的诞生使整个星球变得神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他降临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剧增。巴巴亲自对我们解释，在阿瓦塔时期，灵魂投生到地球以便进一步发展。因此，作为他的爱者，我们理应拥护

他，而且只拥护他。他的地位如此崇高——倘若我们真的自称为他的爱者——那就必须遵照他的希望，活出自我泯灭的生活来拥护他。要专心致志于这点——心无旁骛。”

独身与婚姻

对那些真心希望在为巴巴服务的过程中过着自我泯灭之生活的巴巴爱者，埃瑞奇有如下忠告：

“如果一个人决定不结婚，总是更好的。巴巴在《语录》中谈到保持单身的利与弊。他也提到婚姻生活的利弊。巴巴说，对求道者而言，若能自然而然做到禁欲，那么保持单身总是更好的；否则，就应该结婚。有一点是肯定的：巴巴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滥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灵性上有害。在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上，巴巴都为你的利益指明了最高道路。要牢记最高目标。

“滥交将灵魂束缚于感官。人若被感官束缚，又怎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这纯属自欺。倘若一个人能够通过将能量转向服务巴巴或服务人类来控制其欲望，那么这种性能量就为更崇高的事业而得以升华。就这样，行道者通过爱、服务和服从让自己依附于大师，从而体验到越来越大的自由感。

“与已婚者相比，独身者有更大的空间将自己的思言行献给大师。因为这样的人不必承担家庭和子女的负担。背负这种担子的人自然不得不履行世俗义务，使之鲜有机会过那样的生活，尤其在现代。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但这些是巴巴给予的一般准则。因此，一个背负较少束缚开始旅程的独身者，会体验到越来越大的自由感。在旅程的最终顶点，达到目标时，此人会体验到摆脱一切束缚的真自由。”埃瑞奇停顿一会儿，让朝圣者消化一下他说的话，之后才转而谈论婚姻。

埃瑞奇说：“那些已经结婚并且希望过那种生活的人呢？他们应该怎么做？嗯，婚姻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巴巴让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聚在一起，利用日复一日的生活情境来磨他们。由于受限的自我，将

会有冲突和发脾气。在婚姻中给予和获得的有限人爱，永远无法令人满足。灵魂渴望更多，所以人们自然会觉得伴侣给予的爱不够。这是事实，因为伴侣也是受限者，只能给予这么多。

“惟独拥有无限爱的人，才能在你的层次上全然爱你。如果被婚姻束缚的双方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相互帮助专注于无限爱的源头即巴巴，那么他们就会在灵性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了那份更崇高的爱——巴巴，他们现在通过让步、通过牢记怎样取悦巴巴，努力去适应彼此的个性。

“现在，婚姻成为两个灵魂藉以开始体验无私之爱的途径——相互帮助专注于更高目标，并在脆弱时刻给予伴侣支持——温柔地提醒彼此巴巴的爱与讯息。他们相互扶持，直到双方都彻底摆脱自身弱点，从而越来越多地体验到巴巴所论及的纯爱。巴巴将婚姻比作一座堡垒，从中两个灵魂可以同摩耶作斗争。这种婚姻的最终顶点是，两个灵魂在道路上取得快速进步，只需大师的轻轻一推就能抵达目标。这种怀着至高目标缔结的婚姻，最终会让人体验到与神圣至爱合一。这是从二元走向合一的过程。”

又特意停顿一下后，埃瑞奇开始深入讲述婚姻生活的最后一个方面：“说到孩子，巴巴并不希望他的爱者使用任何人工节育手段。如果已婚夫妇不想要孩子，或者他们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不想要更多孩子，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禁欲。这是巴巴所说的。”

听到这里，有人问埃瑞奇：“在经济稳定之前的几年里使用节育措施可以吗？”埃瑞奇轻声但却坚定地说：“我只能告诉你，主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众所周知，养育孩子会给夫妻在经济、精神和身体上带来负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巴巴提出了不能采用人工节育手段的条件。你要么禁欲，要么承担纵欲的后果。他希望已婚夫妇负起责任，齐力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担。

“整个理念是，当孩子进入婚姻关系时，该关系就有了从淫欲走向纯爱的成长空间。子女让每个人心中的天然之爱展现出来。子女也激

励着父母迈向爱与付出的无私生活。还有一点是，现在的重点在于抚养孩子，关注孩子的教育等等。这样一来，欲望自然得以升华。孩子帮助夫妻在灵性道路上前进。通过人工节育措施回避这一切，只会将夫妻双方束缚于感官享乐，因而延误通向最终目标的旅程。”

另一个朝圣者打断了埃瑞奇，问道：“有一段安全期，亦即女性经期的前后几天，在此期间发生性行为，女性不会怀孕。可否把这段时期的性行为作为一种避孕手段？”埃瑞奇左右摇头，轻声笑道：“不要寻求捷径。这样只会延误你自己的旅程。在你所有的行动中都要牢记最高目标，并以取悦至爱的方式行事——在婚姻中要像有责任感的成年人那样行事。当你在婚姻中保持负责任的态度，并充分利用那些承受艰难困苦处境的机遇时，你才能朝着目标快速前进。这就是巴巴所解释的。”

蕙诗德的直觉

1960年代，至爱巴巴每年夏季都会前往普纳的古鲁帕萨德。这对于在世间的爱者简直是盛宴，因为巴巴会打开他的大爱闸门。神圣光辉弥漫于古鲁帕萨德，浸润着每个爱者的心。按巴巴的命令在世间的蕙诗德，会被巴巴邀请去，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巴巴年复一年倾注他的爱，直到最后一次居住古鲁帕萨德。此次居住期间，他不像往常那样允许任何世间的爱者来访。巴巴加强了他的宇宙工作，为此他希望隐居闭关。甚至他的满德里也受到严苛的限制。蕙诗德被邀请去居住，但前提是她必须同意遵守所有这些限制。蕙诗德住在那里时，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巴巴很快要离开肉身了。

由于直觉敏锐，她觉察到巴巴有某种极不寻常的举动。以下是蕙诗德亲自讲述并被记录下来事件：

“巴巴叫我们女满德里外出购物。在我们居住古鲁帕萨德临近结束时，巴巴通常会让我们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也跟我说了此事。不过，他把我叫到一边，说道：‘注意听我跟你说的话。你们全体在购物时，我要求你留意美姍。如果有她喜欢的东西，你就催她买下。别担心

费用。不管多贵，都让她买下来。’

“巴巴知道美娒和我从小就是挚友，她常常会听我的。接着巴巴告诉我：‘我想送美娒一样东西。’他打手势说：‘一台缝纫机。’我误解了巴巴的手势。我以为他说的是‘电影’，虽然当时没有看懂，却只管点头答应会按巴巴的要求去做。后来我们去购物时，我意识到巴巴指的是‘缝纫机’，他想送美娒一台‘缝纫机’。

“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忽然想到：巴巴在送美娒一件临别礼物。巴巴对我说‘我想送美娒一台缝纫机’的语气中带有离别的意味。我内心觉得：巴巴很快要离开肉身了，他在送美娒一件礼物，以便在他去世后，美娒能借此忆念他。我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

“于是，两三天后，我去找巴巴，问他：‘巴巴，您很快要离开肉身了吗？您说起要送美娒礼物的样子使我想到了这点。如果那样的话，就请高荷医生给美娒和我各打一针，让我们长眠吧。我们宁愿和您一起离开肉身。您走之后，我们就不想继续活下去了。’

“在短短那一瞬间，巴巴变得非常安静严肃，随后他突然转换话题。‘你简直疯了。我还有漫长的人生要过。将有大批的人来我这里。我还得打破沉默。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现在我哪有可能离开肉身呢？绝对不可能。别去想这些事了。’

“我相信巴巴。事实上，当我最初听到巴巴离开肉身的消息时，我并不相信，因为巴巴曾在古鲁帕萨德那样告诉我。”蔻诗德最后说：“巴巴并没有对我撒谎，因为他依然在做他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有大批的爱者过来。不过他误导了我——为何？只是为了减轻我的痛苦——此乃他的慈悲。”

蔻诗德见到她的主

蔻诗德这样描述了她初次见到巴巴的情形：

“默文决定率门徒一起访问萨考利，为他的大师庆祝生日。顾麦给（妹妹）我母亲写信说：‘苏娜，这是拜见默文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默文带着他的满德里从普纳过来，我们将在阿美纳伽加入他们，从那里前往萨考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要做好充分准备，并带上所有必备物品，因为在萨考利你什么都买不到。来纳伽吧，我们全都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因为我有机会见到默文了。我们来到纳伽，和顾麦一起坐在纳伽火车站，准备就绪。默文带着满德里和希芮茵麦，从普纳乘火车过来。我很激动，很想见到默文，想知道他长什么样。他是怎样的人？他在哪儿？父亲曾多次向我描述，他长得多么俊美。

“我登上了那节满员的车厢。我问坐着的希芮茵麦：‘默文在哪儿？’当时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就是希芮茵麦——默文的母亲。她指着默文在的方向，说：‘在那儿。’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转身，看见了默文。那是怎样的一幕啊！他脸上的光辉宛如太阳一般；棕色眼睛大大的，稀疏的胡子，看上去非常俊美。那时他没有蓄长发。我看着默文，心中充满喜悦。我仿佛觉得，此前失去的一切，蓦然间于今日失而复得。此刻我的内心无比安宁。”

纯爱的代价

在早年，宝吉每次到德里，总会特意去拜访克基·德赛的家。这是巴巴和满德里多次访问德里期间住过的房子，被称为巴巴之屋。男满德里也曾在那里经营新生活酥油生意。宝吉会对朝圣者讲述，他在德里访问巴巴之屋的经历。他会提到巴巴与这所房子的深厚渊源以及它的历史重要性。

在向朝圣者讲述新生活酥油生意时，他经常提到酥油生意是如何亏损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纯酥油，其价格太高了。即使在那个年代，掺假的酥油也打着纯酥油的幌子，以更便宜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德里没有一家商店愿意采购神人的满德里做的纯酥油用于销售。

一次，当宝吉讲完这个故事后，一个叫乔丹的朝圣者对宝吉说：“有趣的是，在巴巴的指令下，满德里试图给民众提供纯酥油，但大众却拒绝这种纯净物，反而更愿意食用不纯物，因为他们不想为纯净物支付价

款。谁会这么做呢？他们为何会这么做？人们应该乐于为神人提供的纯净物支付价款呀。”

朝圣者的话让我想起，宝吉曾如何告诉他的助手们：巴巴是来给我们真理的，但价格高昂，鲜有人愿意支付。于是我向该朝圣者提出这点，说：“即便现在我们大家也都这么做。我们当中，谁有勇气为巴巴可提供的纯净物——亦即真理——付出终极代价呢？我们紧抓着自己的欲望、眷恋和喜恶。我们紧抓着所有这些不纯物。为了食用和消化真理——纯净物，一个人必须首先舍弃不纯物；即使对真诚的爱者来说也太难了。唯有祂的恩典能予以帮助。只有满德里过着那样的生活，他们鼓励我们也那样做。我们脆弱的心沉迷于那些不纯物，因而失败了。”

我感谢宝吉，常常就道路和目标提醒我们。我也感谢乔丹，因为是他的评论勾起我的回忆，使我想起宝吉的话。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提醒。不管它来自朝圣者还是满德里——都是巴巴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努力从幻相之梦中醒来。

听从父母

我住在美拉扎德期间，有一次不得不去信托大院办事。办完事后，我进去跟埃瑞奇打个招呼，那天他在办公室。我告诉他，我准备坐哪辆车前往美拉扎德，并问他是否需要我帮他带些东西。埃瑞奇对我说：“但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坐轿车去呢？”我问埃瑞奇：“车里有足够空间吗？”因为那天玛妮也在办公室，通常她和迪瓦娜坐在后座，埃瑞奇坐在前座，所以我这样问。

埃瑞奇回答：“有，你可以和我坐在前面。”我很高兴能和埃瑞奇坐得这么近，旅途中我的身子几乎紧贴着他的身体。我们安静地行驶一会儿后，埃瑞奇突然问我：“你母亲怎么样？”我回答说：“我想她挺好的。”埃瑞奇又问：“你和她有联系吗？”我对他说：“我有时会给她打电话，但不是很频繁。”埃瑞奇问：“为什么？你和她有矛盾吗？”我说：“她总是数落我住在这里服务巴巴。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事儿。”

埃瑞奇沉默一会儿，然后说：“尽量保持亲切和睦的关系。更频繁地和她保持联系，尽你所能在各方面取悦她，但有一件事除外——即涉及服务巴巴这件事上。唯有在这件事上，你要遵从自己内心，但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要努力尊重她的意愿，让她开心。这就是巴巴说我们应该做的事。巴巴本人以身作则，取悦自己的父母，并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埃瑞奇停顿一会儿，接着说：“在所有事情上都要取悦她，但不要错过这个居住此地服务巴巴的绝佳机会。”

埃瑞奇的建议很有帮助。多年来，我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努力通过满足他们的世俗需求来取悦他们，但拒绝放弃自己当下的生活。大多数住在美拉巴德的居民，都不得不面对与家乡亲人的类似矛盾情况。他们中有几个人告诉我，埃瑞奇曾对他们说：“在各方面都要取悦父母，但在爱神这件事上除外。对于这件事，只要遵从自己内心，专注于巴巴的话和他对我们的希望。”

就在最近，我和美赫文·杰萨瓦拉通电话时，把整桩事告诉了他，并问他是否知道巴巴关于听从父母的具体说法。美赫文记得巴巴说过：“一个全心全意侍奉父母，毕生以无私服务的精神取悦他们的人，会获得丰厚的祝福，并在灵性上取得进步。”美赫文说完后，还给我列举了往昔的灵修史中一些伟大灵魂这样做的例子。

在那一刻，我对他说：“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年代，父母们大不相同。他们倾注给子女的爱激励了一些这样的人，在他们心中培育了爱，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以无私服务的精神侍奉父母。然而在现代，我们发现父母常常要求子女沉溺于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一个人该怎么做呢？还应该尽量听从他们吗？”

美赫文答复：“不。你不应该那样做。但要怀着爱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并努力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他们可能不会听你的，但你要继续这么做。”美赫文随后评论：“是的，我确实在报纸上读到过，父母如何强迫子女去做违背巴巴希望的事情。有些父母甚至逼迫孩子从事犯罪活动和卖淫。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坚定地抵

制，但也要怀着爱。永远不要忘记，即使在拒绝他们可能违背巴巴希望的要求时，你也必须始终怀着爱和尊重。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巴巴的希望。绝不能妥协，但也要记住：巴巴希望你怀着爱去做这一切。”

另一回，我和阿娜瓦丝一起坐着时，她突然问我对未来有何打算，是计划一直住在这里，还是会离开回到船上。当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回船上时，她出于关心问道：“你的资金够用吗？”

她接着对我说：“即使你够用，多点积余总归有帮助。所以，也许你应该考虑时不时地回船上工作，等你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考虑来这里长期定居。”

这是大多数满德里对所有男居民的典型建议。事实上一开始，他们几乎到了劝阻人们来美拉巴德居住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在考验一个人的决心和内心渴望，正如一位满德里曾指出的：那些意志薄弱的爱者需要一个借口，来为他们没有作为常居志愿者生活进行辩解，尽管其内心渴望如此。满德里给他们提供这些借口，让他们藉此为自己开脱，然后声称：“我本想住在那里，但满德里不允许。”

因此，当阿娜瓦丝提出建议时，我对她说：“你得理解，现在满德里还在世，我的心多么渴望待在这里。我想和那些曾跟随巴巴生活、服务他且深入了解他的人在一起。我希望通过他们，了解我的上帝、我的造物主。我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他有什么感受？他究竟承受了怎样的苦难？待在他身边是怎样的体验？只有现在满德里还在世，我才能这么做。他们走了之后，谁能对我分享这一切呢？”

稍作停顿后，我对她说：“让我再向你解释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内心想法。当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女孩时，他会努力去了解所有能取悦该女孩的事，然后尽力为她去做。在女孩生日那天，他会去礼品店，买最棒的礼物来表达他对女孩的爱。他不会计较代价或辛苦。他想倾尽全力。倘若一个人为了世俗爱情都肯付出自己最美好的一切，那么我们更应该怀着怎样的热望把那种完美之爱献给上帝啊！

“这正是我想做的。我想付出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来服务巴巴。

我想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献给他。倘若我把一件破旧的家具或纪念品送给心爱的人，那我该是多么糟糕的爱人。即使是一个生活在世间者，也不会对心爱的女孩这样做。”

我进一步对她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中已出现不少健康问题。倘若我听从你的建议，谁知道我到60岁时会有怎样的慢性健康问题？事实上，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个年纪。要是再过一两年我就死了怎么办？那我就会错过一个700年或1400年才出现一次的绝佳机会。这就是我现在要住这里的原因。

“假设我到60岁时还活着，届时我的身体不会像现在这般强壮并为他工作。那就像把一件破家具作为礼物献给主。我不能那样做。这就是我内心的感受。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离开此地。只要我的身体还撑得住，我就会继续在这里服务。一旦我的身体垮掉，不能再服务祂，我就会离开此地，退休忆念祂。”

我说完这番话后，阿娜瓦丝拥抱了我，说：“巴巴将永远与你同在。”告别阿娜瓦丝时，我对她说：“保·纳图最近跟我们分享了非常优美的话。提到这儿巴巴的家，他说：‘国王坐在宝座上时主持正义，但当你在他家中做客时，他会慷慨丰盛地款待你。’”我接着对阿娜瓦丝说：“当国王在慷慨派发时，我怎能不在这里呢？因为我深知自己不配领受这些白白的恩赐。纯粹因为他的仁爱 and 慈悲，我现在才获赐，尽管我不配。”阿娜瓦丝又一次祝福我说：“巴巴将永远与你同在。”

婴儿放屁

“成道的体验类似于婴儿放屁时的体验。”当埃瑞奇说出这话时，我们都笑了起来。我第一次听到埃瑞奇谈论这个，是在我们和他在美拉扎德喝晚茶的时候。笑声平息后，埃瑞奇问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居民：“有哪位知道婴儿放屁时的体验？”埃瑞奇提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很惊讶，因为毕竟除了婴儿自己，肯定没人能描述这种体验，而婴儿又不会说话。除了神和成道者，谁又能猜到婴儿的体验呢？这些念头在我脑

海中盘旋，此时埃瑞奇描述起那种体验，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婴儿放屁时，一旦气体排出并发出很大的响声，婴儿会感到害怕。婴儿一听到放屁声就感到害怕，因为其没有意识到声音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婴儿通常会对任何突然的声音感到害怕，所以恐惧是该婴儿最初体验到的。过一会儿，你会发现婴儿开始咯咯地笑。

“你们知道为什么婴儿过一会儿后会咯咯地笑吗？这是因为婴儿觉察到响声是从自己体内发出的。这就是婴儿发笑的原因。此外，在放屁前让婴儿十分不适和胀疼的气体，排出后则让婴儿感到轻松。胀疼和不适感的消失，增添了婴儿体验到的喜悦。”

埃瑞奇停顿片刻，让我们消化一下他的话，然后接着说：“成道的体验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此。灵魂就在摆脱其局限之前，会体验到强烈痛苦。一旦灵魂摆脱其局限，它会体验到什么？首先是涅槃状态。这是绝对空无状态。巴巴说过，灵魂在这种状态体验到恐惧。紧接着下一刻，灵魂体验到涅未卡帕三昧状态，即‘神在’状态。在该状态，即巴巴称为的‘大有状态’，灵魂体验到自己即大有。它不再意识到任何东西，而是体验自己的无限能力、知识和喜乐之真实状态。一切的磨难、痛苦和恐惧都结束了，灵魂享受着神的永恒极乐状态。整个过程发生得极其迅速，那是一种超时间的扩展——突然且瞬间发生。”

这就是埃瑞奇将成道体验比作婴儿放屁的描述。从那以后，我有多次机会在婴儿身边观察他们。这会让我想起埃瑞奇的故事和巴巴的话——一种毫不费力地忆念巴巴的奇妙方式，为此我感谢巴巴。

唯有神圣真理是绝对的

有不少巴巴爱者，谈起巴巴时头头是道。有些人甚至唱歌很棒，歌词意境深邃，能打动听众。然而，当涉及到将巴巴的教诲付诸行动时，他们却一败涂地。这些巴巴爱者中，据说有人甚至会施展自己的歌唱或口才技巧，利用天真的新来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些曾在达善时期联系过巴巴的爱者，也沉溺于此类利用行为。

许多《真正珍宝》的读者曾问我：对这样的爱者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我所能说的，就是多年来我听到满德里关于这个问题讲过的话：“享受巴巴话语中的真理精髓，无论其来源是什么。然而，不要执著于话语的讲述者或演唱者；只与巴巴建立联系。正是对除他之外的任何事物的执著，最终会给你带来痛苦。所以，只专注于巴巴，但享受一切能让你想起他、帮助你念记他的事物。”

我想起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关于普纳的一座现代著名道场，其由一名宣称自己成道的古鲁运营。该古鲁过去是个哲学家，一度在大学担任教授。他在公共活动中就哲学话题侃侃而谈，听众对他的演讲印象深刻。他曾来到阿美纳伽的信托办公室，想见美赫巴巴。当时巴巴在闭关，不见任何人。阿迪·K·伊朗尼接待了他，并把巴巴的《语录》和其他一些书送给他阅读。此人也写过几本哲学主题的书，他把这些书给了阿迪。

“几年后，我们听到消息称，此人开始宣称自己是‘巴关’，意思是‘神’。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把巴巴的话当成自己的来宣讲。阿迪·K·伊朗尼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读到此事时非常气愤，想对此人采取法律行动，状告其剽窃巴巴的言论并据为己有。他向巴巴汇报了整个事态的发展，以及自己想采取行动的打算。巴巴对他说：‘但你为什么要阻止他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呢？这毕竟是我的讯息，而且是真理。就算他把这据为己有，又有何妨？’

埃瑞奇接着讲：“巴巴说完，就把阿迪打发走了，而那个所谓的古鲁继续向世人宣讲巴巴的语录，当作他自己的。”

埃瑞奇进一步说：“神圣真理是绝对且不变的。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它，都要享用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在。通过将真理应用于日常生活，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记住它。除巴巴之外，不要对他人产生执著或纠葛。巴巴从不喜欢这样。对他人产生执著或纠葛是欲望作祟，会造成束缚和痛苦。真理不能为满足你的欲望而被淡化或妥协。你若希望安住于真理，就必须放弃欲望。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从妻子美赫那里听到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人找到佛陀，说：“我想要幸福，请赐予我吧。”佛陀带着慈悲的神情，回复说：“放下‘我’——也就是你的自我。然后放下‘想要’——也就是你的欲望。那时剩下的，便是真正幸福。”

巴巴独自做工作

谈到臣服，下面这个故事揭示了这一方面：当你把一切都留给巴巴时，他是如何接管的。

我妻子美赫，经常听她母亲杜恩和父亲克基·德赛讲述这个故事。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克基·德赛在新生活阶段，有幸成为遵令协助巴巴的少数人之一。当时，巴巴已与世界各地的爱者完全隔绝联系，只留下那些伴随他过新生活的人。这种隔绝极其彻底，爱者们得不到任何关于他行踪的消息，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打探或联系他。

美赫讲述了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故事，此事发生的时间比新生活早九年：“1941年，巴巴已在斋浦尔住了一整年，后于2月27日乘蓝车来到德里。他和满德里住在德里火车总站对面的利格饭店。第二天28日，巴巴派禅吉给杜恩捎讯，让她亲自为巴巴和母亲希芮茵做饭，并送过去。指示她不要亲自送去，而是通过禅吉送饭。当时杜恩独自一人，因为克基不在德里。

“杜恩怀着爱为巴巴和他母亲做了饭，送走食物后，她站在巴巴的照片前祈祷：因为她是带着满满的爱烹制食物的，所以真诚希望巴巴会喜欢她做的饭菜。

“没过多久，巴巴又派禅吉给她捎讯说：因为她满怀爱意地做了饭，他和母亲都非常爱吃她做的饭菜，而且他对一切都很满意。巴巴进而要求她为30个人（随行的满德里）准备食物，于当晚通过禅吉送去。巴巴特别指示她不应该亲自送饭，而要通过禅吉送去。

“曼萨丽在这次旅行中伴随巴巴，她通过禅吉给杜恩捎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每当巴巴委托你办任何事务，你会面临各种艰难困苦，常常

无法理解如何着手完成这样的任务。但如果你把一切留给他，他就会接管并独自做一切。

“杜恩听从了曼萨丽的建议，并惊讶地发现巴巴果然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她独自一人在家，因为那时连我们家的佣人都在休假。巴巴要求她做香料土豆，连同面包和泡菜一起送去。时间紧迫，她得先购买大量的土豆，才能给 30 个人做饭。她正寻思该怎么办，此时有人敲门了。那是个菜贩，其篮子里只有土豆。数量恰好够她为 30 个人做饭用，于是她把一整篮土豆都买下来。

“现在，如果她开始给生土豆去皮，会花很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巴巴也从内里指引她先把土豆煮熟，这样一来就能轻松地去皮。就在此时，我们邻居家的佣人过来，问她是否需要帮忙。我们的邻居出门一整天，该佣人正好有空，便主动过来帮忙。他又是巴巴派来的，帮了大忙。恰好在巴巴指定的时间，她做好饭并打包完毕，这时禅吉过来，取走食物。

“回首往事，杜恩总觉得很神奇，她竟然在巴巴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这么难的任务。细细思量后，她深感一切都是巴巴独自所为。”

正如满德里常说的：“唯有他在。除他之外，别无它物。唯有他是一切行动的做者。”

他是唯一做者

2000 年，在我的健康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宝吉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要你每天见到我时复述一句真言，说 ‘Vinash Kale Viprit Buddi.’”宝吉常让我们做这种看似傻气的事情，但因为这样让他高兴，我会照做。我跟着他复述了那句所谓的真言 “Vinash Kale Viprit Buddhi.”。宝吉让我重复说几遍，然后问我：“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知道它的大概意思，因为我的一些印度教朋友常会说起。它是《薄伽梵歌》中的诗句，当某人因错误决定而遭遇厄运时，常会引述这句话。

我回复宝吉：“我知道它的大概意思，我觉得它是指：当一个人的心智失灵，做了某些错误决定时，其最终会走向毁灭。”

宝吉对我说：“不是那样。其真正意思是——当毁灭临近之际（Vinash Kale），心智会失灵（Viprit Buddhi）。”宝吉停顿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因为你注定毁灭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些事必将发生在你身上，是不可避免的；届时，事态的安排会导致你的心智失灵。然后你会开始做出错误决定，而这些决定对于实现命中注定的事情是必要的。”

宝吉最后说了如下的话：“每次你见到我，都要复述这句话，不管在何处我要求你，你都必须这么做。”宝吉会让我每天复述几遍，且常常在朝圣者和居民们面前。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我的身体垮了。

随着我的身体开始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短距离行走甚至说话，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的头脑开始恐慌。我无法清晰地思考，因为疲劳感太过强烈，以至我不得不一直卧床休息。我的脑子稀里糊涂，根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做了几个错误决定，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回想起来，我能看到宝吉是如何让我为所谓的“下坡路”做准备的，这是我的上帝为我规定的。这让我想起卡比尔的一首诗，其中说道：“你的命运虽由主写就，亦能被主改变。祂无所不能，自有这能力。但祂不这么做，因为凡祂规定之事，皆是为你好。”

回想起来，我能看到：我在身体走下坡路时，每天不得不通过越来越臣服于他，来处理我内心的恐惧。这段经历成了我获得灵性洞见的媒介，尤其让我领会到这方面——巴巴如何利用他的满德里帮助我们取得灵性进步或者说走向他。

我在《美赫主》中惊讶地读到，巴巴本人曾提到：在他让大多数亲近爱者经历的“缓慢死去”中，灵性进步得以发生；因为正是在那时，业相以一种强烈方式被消灭，从而带来洞见以及随后的觉悟。我现在可以诚实地说，尽管走下坡路的过程貌似令人不快，但巴巴关于缓慢死去

的话在我身上应验了。

那是2012年1月，在我和美赫文·杰萨瓦拉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对他讲述了整件事。我分享了自己对整个事态的内心感悟，以及宝吉让我一遍遍复述的那句话，之后美赫文说：“你只说了那句话的一部分。你知道整句话是什么吗？”

美赫文接着说：“在俱卢之野的战场上，当阿朱那拒绝与对面的亲属朋友作战时，奎师那不得不向他揭示灵性真理，即我们现在所知的《薄伽梵歌》。奎师那告诉阿朱那的其中一句话，即‘Vinash Kale Vipriti Buddhi.Toh Buddhi Me Arjun.’”美赫文随后问我：“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当毁灭临近之际，心智会失灵。阿朱那，就连这个心智也是我。”

美赫文接着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祂告诉阿朱那：就连失灵的心智也是祂。除祂之外，别无它物。我们因各种状况而相互指责。不仅国家之间如此，就连个体之间也总是这么做。

“这种情况也在巴巴社区发生，许多美赫巴巴中心都面临对当前事态进展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几乎全世界人人都面临之，而且我们将其归咎于外部环境——将会越来越强烈。

“这是巴巴的真正工作，他亲自活跃地进行的工作。人类将对这种不满情绪感到厌倦。外界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再给他们带来慰藉。除了向他求助，别无他法。每个人都将被迫求助于他的名。通过利用上主圣名的力量，通过整天不断地持名，内心将会获得慰藉与安宁。每个灵魂都将被迫这么做。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这就是巴巴为何如此强调念诵他的名。当你整天不断地念记他，自然会遵照他的希望生活。当你整天不断地念记他，将会自发地开始过爱、服务、顺从和谦卑的生活。只想着他，忘掉其余一切。不要浪费时间。它很宝贵。好好利用时间来念记他。”

我感谢美赫文给予我这个新启示。回首往事，我现在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巴巴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

我更靠近他，对世间每个灵魂也都是如此。正如埃瑞奇所言：“这完全是你和主之间的事。没有别的存在。唯有你和他。”

神圣完婚

1989年，当美娒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船上航行。这消息令我心碎，我决定辞去工作，因为我想和那些曾伴随神人生活的人一起生活。我休假回家后，给朋友们打了电话，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美娒去世的信息。

巴巴的一位普纳家庭成员是我的挚友，对我讲了一些惊人的消息。她对我说：“鲁斯特姆，你不会相信的。我们去参加了美娒的葬礼，真是神奇。巴巴的临在无处不在，萦绕在她周围。实际上，她散发着那种临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娒的容貌和外表完全变了，以至于她看上去就像一个18岁的少女。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面容。”

我想她可能在夸大其词，就试着从其他朋友那里收集更多信息，结果惊讶地得到类似的说法。我的一个朋友评论：“她看上去就像一位18岁的新娘，有何不可呢？这是她与她的至爱的真正结合。”

说来也巧，美娒在去世之前，曾要求玛妮确保在她去世后，谁都不能给她拍照。玛妮本人也被美娒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打动。一位居民对我说，玛妮自己希望她能拍下这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变化。她后悔答应了美娒，但既然已经承诺，她就照做了。几个带着相机来的人被告知这项限制，被迫遵守。

一位巴巴爱者汤姆·福特森，碰巧是个男护士，当时也在场。那几年，汤姆每年夏天都会来，在这段静谧时期帮忙做事（此时大多数居民都去度假了）。他被邀请到美拉扎德协助医务人员。虽然不许男子碰触美娒，但美娒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陷入昏迷，汤姆常被叫来为她换输液瓶。他跟我分享了以下内容：“我被叫去换输液瓶。她处于昏迷状态，看上去确实像一位临终的老太太。作为男护士，我在许多临终者身边工作过，她看上去没什么不同，但当她去世时，身体所发生的变化堪称医学奇迹。不仅是她散发着内在美，而且她的身体外貌发生了变化。她看

上去不再像老太太。松弛下垂的脸容消失了。皮肤变得柔软紧致，宛如少女的肌肤。”

他说完后，我记起玛妮对整件事的评论：“她终于和她的神圣至爱团圆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实际上，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渴望。就在那天，神圣完婚已然发生。”

把它留给神

在向一群朝圣者讲话时，玛妮曾对他们说：“把它留给巴巴——当我们说把它留给巴巴时，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停顿一下，然后补充说：“请注意，这和你说交给巴巴是不一样的。当你交给时，那是属于你的东西，然后你把它交出；可当你把它留给他时，那是你已经交给他的东西，是属于他的。你主动献给他，听凭他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

“这是真正把它留给神。这是向主的全然献出，是非常难的。将其留给神后，一切都归他了。你的痛苦、快乐、磨难、财富——统统都是他的。你不能有所保留。一旦你有所保留，巴巴就会允许你留着它。他告诉你：‘好吧，如果你不想遵从我的意愿，那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会给你带来痛苦，直到你准备好放手，把一切都留给我。’

“如前所述，这并不容易，而巴巴知道这点。我们生生世世都紧抓着各种事物。巴巴，作为大慈大悲者，通过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放下它们。这可能会很痛苦，但巴巴不得不这么做。他得不断擦拭，以便把所有的污垢都清除掉，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他的真容。”玛妮进而补充道：“我最喜欢的诗之一是，‘主啊，我的心犹如生锈的锁，用您的恩典为它上油。然后不断地反复擦拭，直到我得见您的圣容。’是的，就是这样。我们得经历大量擦拭后才能见到他的真容。”

灵性视角与世俗视角

巴巴开启新生活阶段时，解散了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埃舍，只有一小批获选的满德里成员被允许跟随他。曼萨丽获准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巴巴指示她阅读至师卡比尔的对句。除了裁剪、缝纫和做饭之外，曼萨丽无事可做，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这些对句。

事实上，她已经记住全部诗句，当我们去拜访她时，她会引述给我们听。因为曼萨丽强调忆念巴巴和持他的名，她经常复述的一首心仪对句是：“Ram naam ki loot hai,loot sake toe loot ,pichea ko pashtaiga ,jab tan jaaiga choot”，意思是“罗摩圣名如宝藏，任君勤念多多抢；此等良机若错失，离世之时必懊丧。”

卡比尔的另一首对句也是她常引述的。此诗带着幽默的意味，一名在世间生活的顽皮弟子从世俗视角对答卡比尔的诗。卡比尔首先吟道：“Chinta se chaturai ghat,dukh se ghat sharir,paap se laxmi ghat,kahe gaaye das Kabir”，意思是“忧虑会消磨智力，痛苦会耗伤身躯，罪孽会折损财富，奴仆卡比尔如是说。”

作为回应，顽皮的弟子写道：“Chinta bin chaturai nahi,dukh bin nahi sharir,paap bin laxmi nahi,tum joothe das Kabir.”意思是“没有忧虑，就没有智力；没有痛苦，就没有身躯；没有罪孽，就无从聚财。噢奴仆卡比尔，你为何说谎？”

曼萨丽常吟诵这首对句，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位灵性大师的世界观如何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的。灵性上有益的事物，从世俗观点来看似乎完全是负面的。如果有人抢劫你，欺骗你，导致你受苦，从灵性观点来看被认为是好事，因为它帮助你朝目标更快地前进。从大师的观点来看，全毁即全得。

“事实上，一个人必须培养这样的心态，即大师知晓你的真正需要，因而他时时给予你最好的。得失之念不该进入你的头脑。”曼萨丽进而补充说：“这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困难。怎样实现这点？祈求他的恩典。

唯有他能赐予。”

学习狗的忠诚

阿娄巴会把弟子与大师的关系比作狗与主人的关系。他会说：“求道者应该向狗学习。看看狗对主人多么忠诚！即使主人对它不好、不给它食物、揍它或把它撵出家门，狗也决不会离开主人。

“狗的可贵品质在于它对主人的忠诚。它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主人。不在乎艰苦或天气如何。主人离家时，狗会紧随其后。只有当主人命令它回家去，狗才会折返，而且还面带悲伤的神情，这表明它心里多么难过。

“狗独自在家时，会热切期待着主人归来。当它看到主人归来时，变得多么开心啊。它开始使劲地摇尾，以至全身颤抖，奔去迎接主人。一跑到主人身边，它就欢快地蹦跳起来。只有狗才会对主人绝对忠诚和全心奉献。狗只享受主人的陪伴，不眷恋房子或其他东西。无论主人在哪里，狗都想待在那儿。求道者就应该这样服务他的大师。

“狗还有一种品质，是弟子所必备的。狗会驱离盗贼、陌生人和流浪狗，以便主人能安静地做事。在巴巴闭关期间，经常要求满德里成员驱离陌生人，并保持绝对安静。我们表现得像忠诚的狗，执行大师的命令。”

阿娄巴进一步补充说：“不要表现得像只猫。世间人表现得像猫。猫对主人不忠诚，不像狗那样眷恋主人。它眷恋的是房子。猫只有在想得到主人的爱时，才会去找主人。否则，它对主人毫无兴趣。大多数时候，它都忙着做自己的事。狗会一直盯着主人，而猫则不然，它四处张望，为找个舒适之处去躺下。狗显得热情洋溢，活力充沛，总是随时准备跟随主人。而猫则一副慵懒困倦的样子，对主人漠不关心。”

这也让我想起曼萨丽对狗的喜爱。曾有一段时间，她极其讨厌狗。是巴巴让她在独自住山上时养一只狗。巴巴对她加以限制，规定她养狗不能超过五只。自从养了第一只狗后，她就深深地爱上狗，总养着五只。

每当一只狗死了，她就再养一只。她总是说：“要是巴巴没限制我，我早就在山上养满狗了。”她对狗的爱如此之深，以至常常说：“我这辈子只爱两样东西——上帝和狗。”

伟大灵魂为何受苦

有些居民是满德里的贴身侍从。这类居民主要在照顾满德里的生活起居。他们几乎寸步不离满德里，必须全天 24 小时随时待命。

此外还有一些居民是助手，他们在各方面协助满德里，包括处理信托的公务，只不过他们不负责照料生病的满德里。

还有第三类居民，他们主要负责美拉巴德的事务，为朝圣者提供便利。他们也同满德里打交道，但接触时间很短，因为他们忙于履行自身职责。我属于助手那一类。

在我看来，贴身侍从的日子最为艰难，尤其是当满德里生病的时刻。随着满德里年事渐高，他们的病痛和失能加重，侍从们的煎熬也随之加深。目睹这些伟大灵魂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遭受严重的失能之苦，甚至向巴巴呼求缓解——要陪伴在他们身边服侍他们，需要一颗坚强的心。

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样。事实上鲜为人知的是，满德里在那些时刻，常常感到焦虑，显得心神不宁。其中有人甚至不得不为此接受治疗。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在《美赫主》中读过，曾有一段持续数月的时间，巴巴显得情绪低落。在此期间，所有活动都陷入停滞。巴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包括与满德里的交流互动。巴巴曾解释，作为阿瓦塔，他必须亲自承担世间众生的苦难，为此他不得不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痛苦。他不得不摧残自己的身体，遭受各种离奇的病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世间的苦难才会减轻。巴巴甚至说过，他的满德里分担了这份苦难，因为他们与他在意识上融为一体。

宝吉经常对我们解释，我们不应从世俗观点来看待满德里遭受的任何痛苦，因为他们也是为世人而受苦。据他所述，满德里承担了所有与他们有关系者的负担，而在他们实现成道之最终目标的时刻，这些灵

魂将会得到巨大的推动。我确实注意到一件事：他们的病症出现得很蹊跷，而且就在重大活动的前夕，又同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有时疾病会持续很长时间，似乎没有药物能见效，然后它会突然消失，他们又恢复正常了。

有一次，一名巴巴爱者朋友问我：“既然满德里与身为上帝的巴巴在意识上融为一体，那他们为什么还会焦虑呢？”此人与满德里关系密切，注意到这点。我跟他讲了，这些年来我听过满德里给予的所有解释。不过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向美赫文核实一下，因为我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美赫文证实了我说的一切正确无误，然后补充说：“众多世人正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有许多新疗法问世，来帮助那些饱受折磨的心灵。想象一下，如果这些疗法都不存在，世人遭受的痛苦会多得多。试想一下，巴巴亲身承受苦难，并让满德里一同经受之，从而消除了世间那么多的痛苦。要是他没有这么做，世界本会毁灭。”美赫文说完后，我给朋友打了电话，分享了上述的话，他显得满意且欣慰。

巴巴创造一切情形

美赫文·杰萨瓦拉的妹妹玛奴，由于脊椎问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被迫卧床。她的活动仅限于短距离行走，需借助助行器并在护工的协助下才能做到。尽管有周全的照料和防护措施，她仍有几次跌倒了。每次跌倒后，那段时间她的身体会愈加不适，但最终会恢复平稳状态。

2012年6月最后一次跌倒后，她的身体状况似乎每况愈下。缺乏运动不仅使她的肌肉变得虚弱，还影响其消化功能。我也经历着类似的病痛，因而能体会她的苦楚。她的痛苦远甚于我，不仅因为她年事已高，还因为她是巴巴的亲近者之一，我相信他们在分担巴巴的宇宙工作之重担。

当美赫文告诉我她跌倒的消息时，我也正经历着严重的健康危机，这消息令我愈加心烦。我对美赫文说：“我不明白，为何玛奴走路的时候就没人扶着呢？她屡屡跌倒。护工必须扶稳她的身体，确保她不会

这么频繁地跌倒。明明多一点细心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的。”

美赫文平静地回复：“事实上，当时护工搀扶着她，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也都到位。尽管如此，不幸还是发生了，她跌倒了。”我面露惊讶，问道：“但这怎么可能呢？”美赫文详细说明了事发经过，之后评论道：“当巴巴希望你经历某件事时，即便采取了最周全的预防措施，他也总有办法让事情发生。对此你无能为力，只能越来越多地念记他。唯有这样，才能帮助你度过他为了你的益处而设计的情形和痛苦。”美赫文的话慰藉了我的心灵，也给了我勇气去面对自身的健康危机。

穆罕默德的怪病

早年拜访美拉巴德的许多朝圣者一定对穆罕默德玛司特很熟悉，他是巴巴心爱的人之一。他会坐在下美拉巴德旧满德里大厅的走廊上，身边常围坐着静静陪伴他的朝圣者。倘若他处于贾拉里（火爆）心情，任何朝圣者一走近，他就会怒喝道“Ja ja”，意思是“走开！”他的怒火真的会让人脊背发凉，他们会立刻退避三舍。

不过，当穆罕默德心情愉快时，你可以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有些照顾者，亦即艾伦和艾瑞克，在那里时会同他聊天，他时时会开怀大笑。穆罕默德表现出的喜悦，触动了每个人的心灵内核。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并不奇怪，因为巴巴说过穆罕默德处于第五层面，而第五层面的玛司特掌控着世间每个灵魂的思想。他的床位于满德里大厅里的一个角落。

晚年，他从那里被转移到一个小房间，毗邻艾瑞克和海瑟·纳德尔的房间。艾瑞克和海瑟是他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当穆罕默德停止进食时，艾瑞克会像哄小孩一样哄他。他甚至会威胁说，如果穆罕默德不吃东西，就给他打针。由于穆罕默德不喜欢打针，所以会同意吃饭。艾瑞克有各种办法让穆罕默德做事，这些办法不为其他人所知。穆罕默德还喜欢肥皂，大多数朝圣者都知道这点，他们会带着肥皂作为礼物送给他，而 he 也会收下。他收藏了大量这样的肥皂。

穆罕默德经常长时间停止进食，这种情况会持续 15 至 20 天，有时甚至更久。1989 年，我初次去那里生活时，穆罕默德碰巧患上一种怪病。他自己常说，这是他为宇宙所做工作的一部分，等这项工作完成了，他就会进食。曼萨丽经常谈起此事，她记得，早年穆罕默德会说：“你们等着瞧，我走后宇宙会发生什么。”对这场始于 1989 年的疾病，我是见证者，期间以下事件是我记录下来的，希望与读者们分享。

当时穆罕默德住在那个私人小房间，因为他需要昼夜监护。居民们被要求自愿轮班守护，我也参与了。安医生和娜玖·考特沃护士在照顾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输液，常常得被哄着吮吸小块的糖。那段时期，曾在穆罕默德身边生活和工作的大部分居民，都跟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大部分故事是由艾瑞克、海瑟、珍妮特和娜玖·考特沃讲述的。

娜玖小时候和全家人一起住在美拉巴德伴随巴巴。娜玖说，她和妹妹喜拉仅有的玩伴就是两名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众所周知，穆罕默德会嫉妒阿里·夏，他要是得知姐妹俩见过阿里·夏，往往会呵斥她们或生她们的气。即便在晚年，当艾瑞克问穆罕默德是否记得阿里·夏时，穆罕默德会用马拉地语回答：“Ubah,ubah,hagto sala”，意思是“他站着拉屎”，而事实的确如此。

有一次，我值班时，海瑟坐在穆罕默德的床边。我决定问问她和穆罕默德相处的经历。她谈到，早年帕椎在世的时候，穆罕默德野性难驯，只有帕椎能管住他，但帕椎去世后，他变得温顺多了，曾和帕椎一起照顾他的居民也能管住他。

她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她给自己添置了新杯子和盘子。穆罕默德得知后，有一天让她拿给他看看。过去，穆罕默德曾因为喜欢，就拿走了她的几件餐具。海瑟和艾瑞克会用单独保管的专用餐具喂他吃饭。由于知道穆罕默德可能把它拿走，海瑟要求穆罕默德保证这次会归还，否则就不拿给他看。穆罕默德像个淘气的孩子，承诺说他只看一看，随即归还。

海瑟不情愿地取来餐具，递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盯着餐具良久，

说它们非常漂亮。当海瑟要他归还餐具时，穆罕默德说：“等等，我还在看呢。”海瑟提醒穆罕默德这套餐具是她的，他应该记住这点。穆罕默德回复说：“我知道，我知道。”

过一会儿，穆罕默德说：“一切都属于达达。”他会把巴巴称作“达达”。海瑟表示同意后，他说：“一切都是达达的。你也是达达的。”接着又说：“你的所有东西也属于达达。这些餐具也属于达达。达达是我的，所以这些餐具就是我的。”

就这样，他把海瑟心爱的餐具占为己有。当时我们正在穆罕默德身边值班，海瑟轻声细语地向我讲述此事，穆罕默德因生病貌似睡得很沉。海瑟刚讲完故事，穆罕默德竟突然睁开眼，朝海瑟大声喊：“labad bolti Sali”，意思是“她在说谎。”穆罕默德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因为这个意外举动令我们猝不及防。

另一回，穆罕默德突然开始多次重复说同一句话：“神在东方崛起了。”就在他说出这番话，以及长期患病之后，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发生了巨大动荡。共产主义在俄国瓦解，东德的柏林墙倒塌。一段时期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主义国家也纷纷效法。

穆罕默德患病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总是与世界上一些重大动荡同时发生。巴巴说过，他是德国的掌管人。有两次，穆罕默德病入膏肓，实际上已被宣布临床死亡。心跳和脉搏几乎感觉不到，呼吸也非常缓慢。此事第二次发生时，我恰好在美拉巴德。一大群人聚集在穆罕默德的房间外，几个佣人哭着说：“德瓦快不行了。他随时都会离世。”佣人们会把穆罕默德叫作“德瓦”，这在马拉地语中的意思是“神”。

事实上，就在那天，女满德里前来达善巴巴（三摩地）。玛妮得知此事后，便和其他女子一同过来探望穆罕默德。她还把少许度内火灰（巴巴触摸过的），涂在穆罕默德的脸上。那天晚些，我遇到艾瑞克，问他穆罕默德情况如何。他对我说：“你肯定不敢相信。我们都在等着他咽气呢，可他却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想吃点东西。”从那以后，穆罕默德康复了。

泰德·贾德森是一名建筑师，负责美拉巴德的维护工作。他在下美拉巴德的男满德里安葬区，为穆罕默德挖了墓穴。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男女满德里的墓地位置是由巴巴亲自选定的。对于男满德里，遗体予以土葬。而对于女满德里，遗体先予以火化，然后将骨灰收集在瓮中，葬在山上巴巴三摩地的旁边。这样做的原因是，美拉巴德山的岩石坚硬，挖掘难度大，因此挖个可容纳骨灰瓮的小坑是更可行的做法。当穆罕默德完全康复后，泰德对我笑着说：“这是我第二次为他挖墓穴了。第一次挖好后，因为他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决定将它填平。但这次，我就让它敞着。”穆罕默德多次患这些病症，但又继续活了多年，直到去世。

巴巴如何开展其宇宙工作，是一个不为凡人所能理解或参透的奥秘。但我们能看到，整个世界正渐渐厌倦物质主义，并且走向他，为饱受煎熬的心灵寻求慰藉。

穆罕默德害怕狗。每当看到狗朝他靠近，他会把它赶走。艾瑞克分享过他为何怕狗的故事。当时有一只野狗，咬下了他小腿上的一块肉。当艾瑞克带他去医生那儿接受治疗时，医生惊讶地发现，尽管穆罕默德腿上的肉垂挂着，他却没有痛苦地喊叫。当医生为他缝合伤口时，他依然没有表现出疼痛。医生对此感到困惑，便让艾瑞克问他，伤口是否有疼痛感。当艾瑞克询问沉浸在喜乐状态中的穆罕默德后，他盯着自己的腿看了一会儿，仿佛在努力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回答：“有，疼的。”这就是巴巴心爱的玛司特穆罕默德的特质。巴巴说过，穆罕默德在未来某世将成为至师。

巴巴希望如此

一个巴巴爱者曾经问我，为什么埃瑞奇反对化工厂之战。这个疑问在我心头萦绕多年，直到化工厂之战接近尾声时，埃瑞奇才解开此惑。以下是我与那名巴巴爱者分享的事情经过。

在满德里和美拉扎德居民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大家讨论了我们应该发起一场反对化工厂的运动，当时埃瑞奇显得极为不快。

他抗议道：“我们不应当卷入所有这些事情。这偏离了我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此外，整治非法排污的化工厂是政府的职责。”

由于我不熟悉巴巴的方式，根本搞不懂埃瑞奇想表达的意思。当时，我认为我们来到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目的，就是服务至爱巴巴。我对服务的概念，就是为这个地方或满德里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埃瑞奇在生气，我不敢向他提这个问题。事实上，每当埃瑞奇不悦并发表此类言论时，现场都会鸦雀无声。那一刻无人敢反驳他。埃瑞奇平素非常谦逊，因此当他表示不悦时，大家都会重视。

他最常见的手势是举起手掌，示意大家停下，而大家确实停了下来。过了很久，当埃瑞奇恢复常态后，我的确向他提出了我的疑问。但埃瑞奇并未给我一个适当答复。纵使我多次追问，他也执意不予释疑。

三年后，化工厂之战接近尾声，我们即将赢得战斗时，埃瑞奇终于解开此惑。当时我们坐在美拉扎德的走廊上，聊天时提到巴巴的弟弟阿迪。埃瑞奇转向我说：“你认识巴巴的弟弟阿迪吗？他住在伦敦。”接着，埃瑞奇跟我讲了阿迪做生意时被骗的事，当时他想把那人告上法庭，但巴巴阻止了他。我问埃瑞奇，巴巴为何这样做。埃瑞奇答道：“那样会分散注意力。”

我仍未领会，便追问：“你说的分散注意力是什么意思？”埃瑞奇答道：“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忆念巴巴上，以便有朝一日凭借他的仁慈与恩典，我们能从这场梦中醒来。这才是芸芸众生所有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一旦你觉醒，梦中的种种苦难便消失了。卷入一场官司，或陷入某个是非问题，都会使你偏离人生的真正目标。这就是巴巴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所以说，他不允许亲近者沉溺于此类事情，包括打官司。”

这是我第一次听埃瑞奇讲这些话，我对他说：“真希望在化工厂之战开始之前你就告诉我这些。你为何没有那么做？现在我因参与了这场斗争而感到愧疚。”埃瑞奇颇为随意地答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讲。肯定是巴巴让我现在才讲的。所以我想，这场工厂斗争的发生一定是他的意愿。要是没有你做前期的辛苦工作，在政府部门和法

庭之间奔波，事件根本不会进展到这一步。我相信是巴巴之前不让我讲这些，因为他希望事情这样发展。”

从埃瑞奇口中听到这番话，让人感到欣慰。但我心里仍存一丝疑惑，于是问埃瑞奇：“那其他满德里为什么急于抗争呢？想必他们也知道巴巴不喜欢打官司吧。”听到这个，埃瑞奇回答：“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因此是巴巴让他们在那个时候讲了那些话，也是巴巴让我当时保持沉默，而现在让我把这些说出来。所以现在忘掉这一切，并记住，这都是他的意愿。”

我由衷地感谢埃瑞奇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赛义卜·阿斯米见到时代之主

1958年，巴巴邀请全国各地的爱者到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巴基斯坦诗人，赛义卜·阿斯米，也过来参加此次活动。这将是第一次见到巴巴。赛义卜·阿斯米写了一本名为《时代之主》（撒合卜 - 埃 - 扎满）的书，宣告巴巴是上帝。他因该书被控亵渎罪在巴基斯坦入狱，但随后由法庭判决而获释，因为法官认为他只是在表达个人观点，并非试图传教或劝人改信。

他从拉合尔乘火车出发，必须在通德换车，以搭乘前往阿美纳伽的列车。碰巧的是，他在换乘火车的车站遇到了保·纳图。保·纳图戴着一枚巴巴徽章，正坐在长凳上等待火车到来。保也正前往美拉巴德，因为他也要参加撒晤斯活动。

赛义卜·阿斯米走近他，问道：“你是去达善美赫巴巴吗？”保回答：“是，我正要去那里。”赛义卜又问：“你之前见过巴巴？”保答道：“是的。”赛义卜进一步问：“你亲眼见过巴巴的肉身，对吗？”保有点惊讶，说：“是啊，我只能用眼睛看。不然还能怎么看他呢？”

紧接着，赛义卜捧住保的脸，亲吻其眼睛，随后说：“这双眼睛留存着我的至爱神人的形象，能亲吻此目深感蒙福。”保完全被此人的虔诚所打动。他们同行至阿美纳伽，继而赴美拉巴德达善巴巴。

此次会面后的几天里，随着撒晤斯活动的推进，保注意到赛义卜·阿斯米从未看过他一眼。保经常从他身边经过，但赛义卜甚至从未瞥一眼保。他总是低着头走路。

一天，保走近他，问道：“赛义卜·阿斯米，你认识我吗？我们一起乘火车旅行。”他回答：“是啊，当然。你是保·纳图。你为啥提这样的问题？”保问他：“你现在连看都不看我，可在火车上，我们在谈论巴巴时，你是那么友好。你还亲吻我的眼睛，可现在你从我身边走过时，似乎都没注意到我。”

赛义卜·阿斯米的回答体现出他对主的深深崇敬。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因为巴巴的亲身在场，此地无比神圣，就连第七重天都向它鞠躬致敬。哪有时间顾盼他人呢？我已沉浸于此。”

就在此次撒晤斯活动上，巴巴说过，赛义卜·阿斯米在未来某世将成为至师。

萨米尔·迪尔简，也参加了此次撒晤斯聚会。他注意到赛义卜·阿斯米从未看着巴巴的脸。他总是低着头，垂目俯视。一个好奇的巴巴爱者问：“赛义卜·阿斯米，我一直注意到你总是低头俯视。你干嘛不看着巴巴的脸呢？每个人都趁此机会尽情欣赏巴巴的优美面容，而你却不看着他。你干嘛要错过此等良机呢？”赛义卜·阿斯米回答道：“我在寻找那配得凝视他面容的眼睛。”

赛义卜·阿斯米对巴巴的爱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觉得自己不配注视人身上帝的神圣面目之美。这个巴巴爱者把上述轶事告诉了萨米尔，后来萨米尔同我分享了。

没念记亦是念记

一名朝圣者曾向埃瑞奇诉说：“我一整天都没能念记巴巴，这让我感觉糟透了。我的思绪四处飘荡，没有念记他。有很多次，我都恨不得踹自己一脚。”

埃瑞奇安慰他说：“那样亦是念记。”朝圣者面露诧异，问道：“这

怎么可能？没念记亦是念记？”埃瑞奇问他：“你觉察到自己没念记他吗？”朝圣者回答：“是，我觉察到了。”埃瑞奇又问道：“是对你整天都没念记的觉察吗？你整天都觉察到这点吗？”

朝圣者答道：“是的，我一整天错过了太多本该念记他的时刻。只有那些时刻过去后，我才觉察到，心中满是懊悔。”

埃瑞奇接着对他说：“你對自己没念记他的觉察本身，变成了一种念记的方式。其实，你很可能由于内心的懊悔，反而现在更深入地念记他。倘若你在那一刻记得他，那么在其余时间你就不会这么深切地念记他。”

埃瑞奇停顿一会儿，让朝圣者消化一番他的话，接着举例阐明他的观点。他说：“你一定注意到许多人的行为。比方说，当人们踩到一滩泥水或粪便，或者不小心绊倒，或者遇到一点小意外——那一刻他们没有说‘哦，巴巴！’，结果会说‘哦，该死！’这很常见。人们总会这么做。

“那么，如果一个巴巴爱者记得说‘哦，巴巴！’，他只是随口一说，之后便忘了此事。但那个说‘哦，该死！’的人，心里却开始感到懊悔。他会想：‘哦，不。我本该记得说‘哦，巴巴！’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做到念记他的名。’这类念头会不断地侵扰其头脑，然后他会祈求巴巴，帮助自己念记他。所以你瞧，以间接的方式，他对巴巴的念记更甚于那个在危机时刻记得巴巴的人。就这样，没念记也成为一种念记的方式。”

这名朝圣者不仅受到安慰，而且想到这些年自己其实是记着巴巴的，顿时欣喜不已。他为此感谢埃瑞奇。

从虚妄走向真理

很多巴巴爱者在读过《真正珍宝》后发表的评论，让我完全不认同。他们觉得，在此书向世人揭示了满德里的身份之后，许多人开始聚集到满德里身边。我对他们说：“在所有聚集在满德里身边的人中，看看有多少人读过《真正珍宝》。”

“我个人认为，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没有

读过巴巴的著作或任何巴巴文献。有些人只是听闻巴巴的名字，看到他的照片，有过内视，参加了聚会，在会上听到简短谈话，于是决定拜访美拉巴德；在那里见到满德里，与他们交流，听他们讲故事。就算他们开始阅读有关巴巴的书，那也是经过满德里的循循诱导，多年后才这么做的。我读过的巴巴书籍也很少，其中《语录》是第一本。其他书都是一些简单的故事。是我在美拉巴德和满德里身上感受到的自然吸引力，促使我辞去工作，伴随满德里生活。”

我随后开玩笑地补充道：“其实我就没有读过《真正珍宝》。是美赫巴巴的自然吸引力通过满德里的整个生命体现出来，不断地召唤着我的心灵，将我引向他们。唯有巴巴吸引他的爱者。”

我想起了埃瑞奇就这个话题说过的话。“他下降到你的虚妄层次，以便把你带到他的真理层面。”因此，无论我们处于何种虚妄层次——哲学与灵性方面，或者仅仅是世俗追求——我们都会发现：巴巴爱者来自如此多元的背景，而巴巴以唯有他能做到的亲密方式，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吸毒成瘾者在内视中见到巴巴。俗世之人亦有类似体验。自动书作者、哲学家和求道者曾在心中听到他的声音，而另一些人做过巴巴梦。这些故事不胜枚举，如同巴巴爱者的数量一样多。那些读过《真正珍宝》或从中受益者，亦难免陷入虚妄。仅仅因为我们对真理有更好的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体验之，或者在任何方面比世间纯朴的巴巴爱者更优越。巴巴通过《真正珍宝》来触及我们，尤其像我这样运用智力的人。

总之，他下降到我们的虚妄层次（即智力的），并让我们明白：若要抵达他的真理层面，就连这种虚妄也得舍弃。就连《真正珍宝》和对它的执著，也都必须放下。我了解这个旅程，深知唯有巴巴的帮助才能把我带到终点。唯有他的帮助才能将每一个灵魂提至最终目标。除此之外，无人能把你带到那里。你做什么都无法让你抵达那里，惟有靠他的恩典——为此你应当不断地祈求。

埃瑞奇说过：“甚至第六层面的圣人也陷于虚妄。他看见神无处

不在，但却感到惧怕。他惧怕什么？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深渊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无法跨越。那是火之深谷。他看见深谷对面的至爱，渴望与祂结合。但他却无法跃过。即使处于这种状态，他也饱受煎熬，因为他无比焦灼地渴望结合。至爱在召唤他，叫他跳跃。他却做不到，于是不断向至爱呼喊：‘我做不到。求您过来，提携我过去吧。’当痛楚达到顶峰时，他的恩典降临，爱者便体验到与至爱的结合。惟有他的恩典，才能把你从虚妄层次带到他的终极层面亦即成道状态。事情就是这样。”

唯有巴巴吸引爱者

曾有一位巴巴爱者问我，通过自动书写与巴巴交流是否可行。因为她与许多类似经历的人都是通过自动书写接触到巴巴的，并从中得到慰藉。她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到巴巴的临在。我建议她仔细阅读巴巴的《语录》，并就此问题请教那里的满德里成员，因为他们是遵照巴巴的希望生活的。我答应她，她若仍有疑惑，我会跟她分享我所听到满德里关于该话题的说法，以及他们对一些涉足此举的巴巴爱者提出的建议。过了些时日，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自己照做了，如今在满德里身边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巴巴的临在，确实觉得不再需要自动书写了。她仍有些疑惑，于是问我：“从巴巴的论述和满德里的说法来看，我们似乎不该这么做。既然如此，巴巴为何通过这种媒介吸引了众多爱者呢？”

我跟她分享了以下发生在满德里身边的故事。有个巴巴爱者积极参与自动书写，并且把许多人带向巴巴，也经常结队拜访满德里。满德里会满怀爱意地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述巴巴的故事。不过，每当谈及自动书写的话题，满德里都会非常坚定地重申巴巴的警告，并强调爱者应当避免此类活动。

对待常住居民，满德里可能会严厉制止其某些行为；而对待访客则不同，他们总是非常温和。他们提出建议时态度那么温和，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当回事儿，还坚称：“我心里觉得巴巴希望我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对的。”对此，满德里会回应说：“好吧，如果你真想这么做，

那就做吧，但不要在美拉巴德或美拉扎德进行。尽量不要打扰其他访客。让他们专注于巴巴。巴巴用来引领你走向他的媒介，就如同交通工具。你已经来到他这里，便不再需要该媒介。放下你对它的执念，一心依附于他。直接与巴巴交流，因为他就在你自身的存在中。事实上，他是唯一存在者。除他之外，别无它物。”

有一次，一群涉足自动书写的巴巴爱者来到美拉巴德，试图将其接收到的某条“巴巴讯息”传给一些西方人。他们声称巴巴在敦促他们传达此讯。有个西方女子正要为满德里表演一段舞蹈，却被这群人告知：巴巴的讯息是别这么做，因为这会给她造成某种伤害。她明显为此感到心烦，但还是决定进行表演。我们观看了她的表演，都对她的优雅舞蹈赞叹不已。她后来去找玛妮投诉了此事。接到几次这样的投诉后，玛妮坚决地通告了那批热衷自动书写的巴巴爱者：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但在巴巴三摩地和巴巴寓所的氛围中则不可以。他们被警告不得打扰其他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民也对这一事实感到好奇：若巴巴确实不希望人们涉足自动书写，那他为何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众多的人呢？满德里则在声明中强调：唯有巴巴将爱者引向他自己，非关他人。

有人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事论事地回答：“这有什么复杂的？巴巴说过，他会下降到你的意识层次，并在那个层次上与你完美互动。唯一目的就是赢得你的心，好让他能把你带到他的意识层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当他与智者交往时，他就成为智者。同样，与普通人交往，他就成为普通人。与愚人、酒鬼甚至小偷交往时，也是如此。

“作为神，他能极其完美地扮演任何角色，以至与他交往的人，无论是酒鬼、愚人、小偷还是智者，都会感觉与他融为一体。他能与巴巴所处的层面建立联系。他从巴巴那里得到的爱与理解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在内心感到，没有人能像巴巴那样爱他。由于巴巴给他倾注了如此多的爱，他被彻底征服，现在他甘愿为巴巴做任何事。

“循序渐进地，巴巴开始使他摆脱所谓的坏习惯和执著，走向真理。

要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唯有巴巴——拥有无限耐心和慈爱、并知晓每一颗心灵的准备状态者——才能温柔地引领你抵达那里。倘若他急着催你达成目标，仓促地把结果给予你，对该灵魂来说将意味着强烈且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他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引导你走向真理。他允许你像孩童般沉迷于自己喜爱的玩具，直到你在他的爱中长大，达到能够舍弃玩具的认知水平。

“巴巴如同一位父亲，通过给孩子小礼物来哄他学习，直到他长大。一旦孩子长大后，明白学习对他有益，就会孜孜以求，不再需要任何哄劝。巴巴对待他的爱者亦是如此。一旦你做好准备，希望跟随他生活，那将是一种被剥夺和困苦的生活。你必须放弃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兴趣，一心一意只要他。正如一个人追求某个特定职业，无论是工程学、医学还是其他领域，都必须专心致志。这就是至爱与爱者玩的游戏，直到爱者融入祂，达到祂的神圣状态。事情就是这样。”

埃瑞奇的故事还让我想起了一位现今住在美拉巴德的女士。她曾经是个嬉皮士，会吸毒，混迹于迪斯科舞厅。她首次在内视中见到的巴巴，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嬉皮士，这是她当时能产生共鸣并为之倾心的完美形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为巴巴的爱放弃了一切，现在则努力遵照他的希望生活，甘愿为他承受艰难困苦。

让水漫至鼻端

自2011年11月起，直至2012年8月10日撰写本故事之时，我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受苦也随之加剧，身心都变得非常不安。过去，我曾受一两种主要症状的困扰，虽然严重，但靠着对巴巴的念记，我尚能忍受。我遭受剧烈的脊柱疼痛，还伴有呼吸困难、慢性疲劳，身上甚至出现了银屑病皮疹。

然而，自7月2日起，我实在太受罪了，相比之下此前的所有痛苦都不算什么。症状还不断变化，从早到晚皆如此。从未经历过的奇怪症状来了又去。最令我意志崩溃的症状是持续数日的出冷汗。我浑身冰

凉，却不断出汗。我用毯子裹着身子，结果汗出得更厉害，身体却依旧很冷。我不停地擦汗，还经常打开热风机取暖，吹干汗水。房门都关着，可我还是觉得冷。

我记得满德里讲过这样的故事：巴巴在休息时，会用好几条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所有门窗都关着。期间，守夜人觉得闷热难耐，而巴巴的身体却很冷，还满是汗水。巴巴承受的苦难，是因为他作为神人将宇宙重担扛在自己肩上。而我只是凡人，真的快撑不住了。

我们雇了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院男护工，在白天照顾我12个小时，以减轻家人的压力和负担。在家人和护工的照料下，情况还算顺利。后来，那名非常得力的护工离开了，而接替他的人却是个讨厌鬼。与此同时，我母亲原本与我们同住且帮了大忙，却不得不回家乡去处理紧急家事。我开始焦虑起来，美赫也是如此。

8月10日那天，母亲走了，雇来的帮工让我烦躁至极，我最终爆发了。在美赫和我姊妹让我平息下来后，我万分无助地转向了巴巴。我已不再向巴巴抱怨，只是请他帮助我认识到：这全是他的安排，其余一切无非是想象罢了。那天，各方面的事情都出了岔子。忽然，我感到一股宁静，并持续了一会儿，期间我感到他对我说话：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让水漫至你的鼻端，但不会让你淹没。”

我机械地回答：“是的，巴巴。”我感到困惑。我快要淹没了，而巴巴的话未带来一丝安慰，因为他并没有救我脱离这场危机。“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巴巴问。

我现在愈发困惑，便对他说：“处于这种万分无助的状态下，我不明白您想要说什么。症状瞬息万变，我每一刻都在受苦。我感到非常不安。过去，仰仗您的恩典，症状会稳定在某种水平，现在却不复如此。”巴巴对我说：“你没能理解我的语义。”他接着问我：“你会游泳吗？”我答道：“会，巴巴，我喜欢游泳，而且热爱大自然的一切。”

“如果你身处水中，而水漫至你的鼻端，会发生什么？你有什么感觉？”巴巴问。我记得游泳时的很多时刻，水会突然涌进鼻腔，带来强

烈的刺痛、不适和窒息感。我对巴巴说：“嗯，巴巴。那很不舒服，如果有人把你按在那里太久——我们小时候常这样互相玩闹——被按住的人就会拼命挣扎，非常难受。”

巴巴慈祥地回应道：“没错，我正是这样对待我的亲近者的。我让水漫至他们的鼻端，让他们体验所有这些不适，而这是为了他们好。”我开始明白巴巴话中的意思。虽然我并不怕死，但有两件事让我感到极为恐惧：一是溺水而亡，二是葬身火海。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我对巴巴说：“巴巴，任由那人淹没，尽管可能令其不快，还会让他甚为难受，但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让他保持在水面高度，救他免于淹没，则会使他的身体遭受剧烈的大苦。”巴巴回应道：“是的，这正是我所做的，我故意这么做来帮助该灵魂。”我开始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巴巴带着慈悲的神情，说道：“我看出你现在平静下来，你终于领会了。”

我回应说：“是的巴巴，缓慢地死去，这才是您的真正仁慈所在。您以这种方式焚毁所有的业相垃圾，把我们带向目标。”巴巴微笑着，带着慈悲的神情说：“我将把我的每一个爱者带向最终目标。”我对他说：“对我们而言，经历这一切非常艰难。您得背负我们前进。”巴巴回答说：“我已经背负着你们了，我同样会背负我的所有爱者。正因如此，即使身处痛苦中，你们仍能感受到我的在。”我真希望时间能为我定格在那一刻，这样我就能永远感受着他的在了。

尽管有巴巴的这些保证，我的头脑还是会想东想西。有一天，我实在烦透了，绝望中就给宝吉打了电话。我向他倾诉心中的不安。那一刻，我完全迷茫了。宝吉问我：“你究竟想要什么？”他给了我两个选择。坦率地说，我不敢提任何要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适合自己。我只希望痛苦能结束。宝吉向我和美赫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内心变得清明。既然我不知道什么才适合自己，那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彻底顺从，毫无保留地放下一切。让巴巴完全接管一切，是世间每个灵魂的需要。这是人需要的唯一真正帮助。一个人可以改变想法，去做不同的事，但这样做的时候，要请求巴巴帮助你

顺从于当下那种情形，并把那一刻当作他的旨意来接受。这是摆脱所有欲求和烦恼的唯一办法。满德里一直将这点践行到最后。我感谢巴巴，让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拥有这份清明：若巴巴给你一个选择，人应当向祂祈求什么——即帮助你彻底顺从祂的神圣旨意。不要祈求别的东西。那可能会制造更多问题、烦恼和痛苦。让祂为你决定一切，而祂已然如此。

（全书完）